

北方文叢

食 糧

楊文荒等著



新中國書局刊行



第一輯

食 糧

楊文·荒煤等著

新中國書局刊行

1949

北方文叢

第一輯

血地	我在霞村的時候(短篇)	渡沱河流域(長篇)	呂梁英雄傳(長篇)
緣(短篇)	雷(短篇)	丁玲	馬加
劉白羽	脚青	子	魏
翠	表	弟	食
衆	現	兵	食
的	新	話劇	話劇
時	的	論文	傳記
代	(
的			
周揚	周而復	荒煤等	邵子南

糧食

著者 楊文·荒煤等

主編 周而復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香港源利街三十二號二樓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香港中環道四十五號

印刷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〇八號

基本定價四元二角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港版

565 Q259 K.0001—2000

登場人物

大雄：民兵

王二春：民兵

王若漢：其父 河南難民

長樂：農民小組長

馬文田：地主

馬文宵：其弟

寬祥：其子

桂蓮：其媳

李炳樹：其甥

胡應放：其表舅

徐金貴：其他戶

二旺：小地主

侯國棟：地主

侯家玉：其子

村長

老齊：武裝委員會主任

農民：甲乙丙丁戊等民兵們婦女們

隊長——本地農民出身的幹部

團長

作戰參謀

一連長，各連連長，排長們，通訊員，特務員們，戰士們

日本顧問官

常振邦——偽張店區長

偽警備班長，警備隊士兵，偽區公所區警

原书空白

序 幕

時：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個黃昏

地：山西屯留縣張店鎮

景：張店偽區公所——一間大門客廳，正門開在中間。外邊是過道，看得見一堵矮牆橫在那裏；矮牆上垂掛着大槐樹的枝葉。台右有一門通臥室，臥室門前掛着白布簾牆上貼着些彩色的美女廣告畫，有個口號「建設大東亞秩序」。中置方桌，四週不相稱地排列着椅子，凳子和條凳。台左邊牆下則有茶几和靠椅。總之，不是個住家的樣子。

幕啓：場上空寂。稍頃，偽張店區長常振邦上。

常：狗入的，人都到那裏去了？來人！

區警：（上）常區長團來啦！

常：天都黑了，還不把燈點上！（自言自語）真他媽急死人！到張店來叫八路軍包圍了一個多月，門也不敢出，飯也吃不上。警備隊出去擱糧食，怎嘛到這時候還沒滾啦（有）團

來！（區警點着了燈）

區警：區長！剛才日本顧問官來人打問你兩次了，說今兒晚上再不把糧食送到司令部去，可

不行！……

常：知道啦！

區警：（也只顧說自己的）要是不的話，皇軍大隊長發了脾氣，他可不……

常：去你媽的！快去擱飯來吃。

區警：伙快說沒攷糧食了，剩下的糧食還不够咱警備隊一頓吃的。警備隊長叫等他闌下了糧

食來再作。

常：狗入的！他不回來，老子不吃飯了，快作去。

區警：（壓下去又回來）區長，水也沒滾啦，您等警備隊回來掩護上，去河裏担水嘛。

常：狗入的早幹些甚去咧！

區警：早有甚辦法？八路軍圍困了一個多月，那一天不是拉屎拉尿都要操心！

常：（火了）去去去！你他娘跟我說這些做甚？（忽然，外邊人聲嘈雜；有人喚：「拍進來！小心點，好好拍……」）

區警：啊，區長，警備隊攔下糧食回來了。

常：（喜出望外）快，快去叫他們把糧食擱到這兒來！

區警：（站在過道裏喚叫）區長叫你們把糧食荷到這裏來！（轉身向常）區長，他們把糧食荷到警備隊長房裏去了。

常：（出乎意外）甚嗎！這幫混蛋！（也跑到過道裏去）喂，王班長！（王班長上）日本顧問官對我說下了，攔下糧食都抬到這兒來，你們爲什麼往警備隊長房裏擱！（一邊說一邊大模大樣邁進屋來）

王：（緊緊跟着）好你咧，區長！你先別着急……

常：我也虧待過你們弟兄們，別的都是小事情，這糧食無論如何不饒……

王：（哭笑不得）哪兒來的糧食呀！

常：你們拍到警備隊長房裏去的是什麼？

王：那是警備隊長

常：警備隊長。

王：他給地雷炸斷了一支腿！

常：警備隊長受傷了。

王：兄弟們出去隔了一下午，死的死，傷的傷，連糧食的影子都沒打個照面！

常：（一頭涼水）怎（讀咱去聲）的沒攔下糧食！

王：今天老皇（註）帶着咱警備隊出去，隊長下命令，不管怎樣，要沖出去，遊擊隊打了一陣，擋不住，就放咱過去了，沿途都是地雷！這兒又是游擊隊，那兒又有民兵，一下午沒走了二三里地，就沒看到一家老百姓，到哪兒去搶糧食呀！

常：附近老百姓都跟上八路跑球了，糧食總還有藏在暗窩裏嘛。

王：天快黑了，老皇也心慌，回頭就跑，弟兄們又都是外路人，人生路不熟，誰肯拚命幹這種沒準的買賣！沒到出暗窩來，讓人家軍隊包圍了怎麼辦？就這樣，今兒這一趟，

〔註〕楊貴後稱敵人為老皇

連老皇一起死傷了好幾十個啦！

常：入他媽，這怎辦，木村的維持會長黃虎也跑球了，一顆糧食也沒交上來，顧問官說今兒晚上一定要交幾担糧食過去。

王：咱們弟兄晚飯還沒有吃嘍！

常：誰吃嘍，顧問官還是第二次催糧食了。

王：那怎辦？

常：沒辦法，狗入的，一不作二不休，王那長，你留在家裏照顧隊長，叫弟兄們到村裏搜去！

王：好你區長啦！咱們來的時候，老百姓都跟八路軍跑球了，總共剩不下卅幾個人家，這一個月也搜過多少次了，連地皮搗了個蓋，還能搜出什麼來！

常：他娘的，這屯留縣是咱山西有名的米糧川，誰家老百姓沒收藏幾顆糧食，把人捆起來，叫他們拿糧食來贖，你看有沒有糧食！

王：不行！前兒老皇一齊捆了幾個團來，到今天三天期限都滿了，誰看見一顆糧食嘍？

常：別人靠不住，侯國棟就一個獨種兒子，又是張店村的首戶，你怕他還不拿糧食來贖。

王：今兒老皇還吊起來擣了兩次，已經半死不活了。

常：打是不能不打！不過老皇打得太利害了。對，你叫何三把侯家玉帶過來，我跟他再談談。

班：（去過道叫）何三，把侯家玉帶過來。

常：對，我看你就叫兄弟們趕緊出發。對他們講，就挨門挨戶搜，搜多少就多少！要不然，

皇軍大隊長發了脾氣，那就都完蛋了。

班：對！（下）（區警押侯家玉上）

常：何三扶他坐下（坐在侯前面，慢聲慢氣地）家玉！你這個人怎的這麼想不開，好的領的我都跟你說了不少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把那幾担糧食交出來，眼看磨麥子快黃了，又有收的了嘛；你拿命拚個甚，人嘛，皮肉作的嘛，你跟皇軍的皮鞭作對，要熬也熬不過去嘛！啊，說話嘛，我是看在鄉親面上，在皇軍面前苦苦求情才討下這三天期限……你說話嘛。

家玉：（呻吟地）你叫我說甚？……

常：我說你家裏囤藏了多少糧食，咱二人盤算一下，留下你家吃的，餘下的給皇軍出了「給

發上。

家玉：（無可如何地）我說你不信，我家裏實在沒有一點糧食……

常：（不耐地）你跟我裝什麼傻！誰不知道你是這鎮店村的首戶。

家玉：區長，咱家藏下十幾年的糧食都叫皇軍刨走了……

常：（很快地就是一耳光）你他媽胡說！（王班長上）

王：區長，有人來找你。（在區長耳邊耳語一陣）

常：對，（向家玉）候家玉，你回去好好想……

家玉：我沒甚好想的。你不放我闖，打死我也還是沒拉一糧食。

常：要死要活全在你，何三，給我拖上去（候國棟上）

候：（看見候家玉那種半死不活的樣子，上前一把拉住了）家玉！你遭受的是甚麼罪啊！

家：大！你不要難受……

常：拉下去！

候：好區長啊，我兒打成了這個樣子，你讓我說兩句話。

常（冷笑）好，你說吧，看你心痛糧食啊還是心痛你這獨生兒子！

家玉：大！沒甚說的！慢說我家沒噉糧食，就有糧食你拿來贖我闖去，我一家人還不是餓死

你不要管我，你圍吧。

王：他媽的，渾蛋！何三，拖下去！（區警拉家玉下）

侯：區長，我求求你，你饒了我老漢一家人吧。

常：你少來這一套，廿担糧食少一顆也不行！

侯：我家就連驢也搜不到一担啊！

常：侯國棟！誰不知你家是這兒的首戶，（又緩和一下口氣）侯老先生，咱這也是給皇軍辦事。大家都是鄉親，咱今天把話說在頭前：皇軍的「支應」要緊，咱也是沒辦法，維持會長黃周也跑個球的了，現在就這樣辦罷，（一下靈機一動）你出來維持維持，廿担糧食你一個人實現沒拉辦法出，全村出也可以，你家玉留在這裏，我再去皇軍那兒求個情，寬你個兩三天，也不會難爲他，要不然，我也沒拉辦法！

侯：區長！這村裏只剩下那廿米戶人家，誰家不是吃糠和糊糞子，那裏有糧食嘛。再說，黃虎都跑了，我一個老漢還有甚辦法？區長，俗話說：老虎不吃自己兒，我六十幾歲的人了，我祇有這一個兒子，我要有糧食，我還能不拿來贖我的兒子？

常：那好麼，現在這廿担糧食不要你一家出了，你出頭維持一下，想想辦法。大家一湊可

不就行了？

侯：唉，我家都沒有，旁人家用有啊？

常：（又硬一下）那你倒底怎麼辦？糧，糧不出，維持來，又不肯出頭，你們這種人就是吃硬不吃軟！皇軍明天一早出發，跟你兩個領頭（看錶）十點鐘送來，送不到，你和你兒子誰也不用想活命！

侯：好你區長！你作些好事吧！

王：他媽的。天下還有這樣的便宜事情，偷雞還捨不得一把米！滾，滾……

侯：（想趁此機會，明知無望躲開，）好，那我也沒辦法（歛下）。

常：王班長，不要讓他走！

王：（向侯）你要見機行事啊！

侯：我實在無能為力嘛。

常：對。一定不肯維持，皇軍這廿担糧食就叫他一家出吧。（轉向侯）你要成心搗蛋，就是

私通八路軍！有意破壞！把他送到皇軍司令部去！

王：（一旁作好人）看！區長發脾氣了，你說你情願維持還是出這廿担糧食？

侯：（也知道不答應，走不脫身）那，你們說怎辦就怎辦吧。

王：那你就出頭維持吧。

侯：（只想脫身）對，維持……

常：王班長，跟他下去！

侯：好你哪，我六十歲的人了，要我跑也跑不了。你把人看落我，我怎麼個活動難了。

常：對。那好。你就回吧。侯老先生，咱們鄉裏鄉親，我其實也不願這樣待你。以後借重聚的地方還多哩。眼看麥子快黃了，老百姓跑了，不肯回來麥子可不糟塌了。你老先生一出頭維持，寫個信出去勸勸衆人，要是大家都回來，那算是大功一件哩。

侯：（勉強應承）對……區長，我兒啊。

常：不怕，你兒先留在這兒，不會難爲他的，糧食什麼時候送來，就什麼時候放他。這是皇軍的命令，我也沒辦法。

侯：（默然。欲語又止。嘆息，下）

王：（向常）還是跟個人去吧。

常：對，回頭叫阿三去看一瞧。（外有人聲：王班長呢？）

王：啊，弟兄們搜糧食回來丁。

常：快叫他們搬到這兒來。

王：噯，擱了一天還沒吃上口飯哩，喂，趙金標，把糧食擱兩口袋進來看看。（僞警備隊甲乙抗兩袋糧食上）

甲：王班長，這點糧食可不容易，一家一家迫出來的。老百姓真他媽的，打是肉，罵是麵，不折不罵小米飯。不狠心，你什麼也搜不出來。

王：弟兄們辛苦了。個頭好，吃上一頓。都看了沒有？是些什麼？

僞甲：還算運氣好！（很得意）除了一點雜糧，全是小米。

王：啊！小米？總共多少？

僞甲：有這七八口袋，够個三石多糧食。王班長，你可要照顧咱弟兄吃上一頓飽飯哪。

王：區長，咱這回也要扣上點吧？一個多月困住了，又吃樹葉又吃糠，馬子都刮薄了；還不知哪天才能回屯留城哩。老皇又不管咱們的給發，這裏老百姓也擠得差不多了，我看要撈上些。要不，弟兄們……

常：娘的，還要你除嗎，我還不清楚！對，扣上，好漢作事好漢當，總不能讓咱弟兄的太

熬苦了。

王：（陪笑）唉，這才是甌長心疼弟兄們，咱們孝順皇軍，也不能叫咱餓肚子，咱到手的東西還能讓他跑了，來！區長，扣多少。

常：（又不放心）可不敢多扣，顧問官要知道，出了事不好辦。

王：（挽袖子勦路膊地）沒事！知道了，咱們再給吐出來一點兒就行了。

常：（又心動了）對，扣上一半！打開看看，揀好的留下！

王：（向僞甲）打開看看（一邊動手，又向僞乙）叫外邊的叫呼着……（結果，打開口袋一摸，拿出來看看，都楞住了。）

常：（走進去抓了一把看看，氣了）怎麼回事，怎的都漏回一些沙子跟糠！你們是幹甚去
噫！

僞乙：（打開另一口袋看看），這一口袋沙子少一點。

常：（向僞乙）快去叫外面也打開看看。

王：快去外面開開。（僞乙下）

常：你們眼睛都瞎了，把這些糠和沙子裝回來作甚？

偽甲：媽的，這都是狗入的老百姓搗鬼，弟兄們沒留神，叫給騙了。（偽乙匆匆跑上）

偽乙：報告區長，外面的口袋也都是糠和沙子。

常：（發火）入他媽！你們幹的這總好事！把這糧食交上去，顧問官不要咱們的腦袋啊！

偽甲（向乙）走！狗入的騙了老子，老子要他的命。

王：得了，你就罷了他的命，也迫不出什麼來了，如今老百姓誰家不是吃糠？

常：（也無可奈何）先接下吧。

王：這還要啊？

常：不要。不要，你拿什麼繳去。

王：對！反正好的填的咱們吃不上，叫他們老皇也嚐嚐。

常：就這麼回事。充充看吧。

王：（胸有成竹）區長，你放心，保險能行，等候老頭子把糧食送來，咱們把這些往裏面一

混，誰還能認得誰是誰的。

常：都是你們這些膿包辦的好事！誰也不許跟人說，弟兄們也不叫知道。

偽乙：老皇不吃咱們吃嘛。

王：匪長，這糧怎麼辦？

常：（想想）好的糧食這些到隊上，下鍋煮給弟兄們吃（王班長幫忙給偽甲乙撥糧食，正要走，碰到顧問官上）

王：（驚慌地）顧問官來了。

常：糟糕；

野田：（生硬的中國話）站住，袋子裏的什麼的。

常：（支吾，不知所答）這裏，這裏頭是糧食，正準備送到司令部去！（向偽甲乙）還站着作什麼，還不快送去！

野：（奇怪）嗯，打開看看。

（常，王，偽甲乙而面相對。）

快快的，（偽甲乙放下口袋。野田伸手抓了一把出來看）呃，石頭沙子的大大的有！

常（裝着不知道）什麼？都是沙子！

野：你們壞了壞了的！爲什麼不好好的幹活！你的性命的要不要。

常：（趕緊想法子脫身）對對，我馬上再去催（要走）

野：慢慢的。這裏的糧食的多少。

常：裏邊外外有三担米糧食。

野：三担太少了，不行的！啊，先送到司令部去。

王：（着急）區長，咱們弟兄還沒吃飯哩，是不是留下一點兒？

野：什麼的胡說！八格牙魯！

常：混蛋！誰叫你胡說八道，快送到司令部去！

（偽甲乙抬上糧食隨了王班長下）

野：常區長，不行的，你的要想辦法！

常：真是實在沒啥辦法……

野：你的幹活壞了壞了的，秘探的放不出去，情報的沒有，糧食的沒有辦法，你要死了死了的！

常：（苦斯）顧問官，咱們皇軍佔領了張店一個多月，八路土匪把咱圍住，出去就是民兵游擊隊跟路，走路就碰地雷，打水打柴都要隊伍掩護。今天維持會長黃虎也跑球了，連本村首戶侯國棟你與他出頭維持都不肯，你看這怎辦嘛。（區警上）

區警：區長。侯國棟跑了，全村都找過了：也沒尋上。

野：什麼？

常：報告，侯國棟也跑了。

野：不行的，快快的追回來。

常：何三去警備隊要幾個人追去，一定要把他追回來。

(區警下)

野：老百姓的壞了，都跑了跑了的，你的有辦法，叫老百姓快快回來的。

常：眼看著麥子都快黃了瞭，老百姓還能不想割麥子！可是他們就是不肯回來，還有什麼辦

法？

野：你的沒有辦法？

常：老百姓不回來，就是有糧食也背不回來。最好有甚辦法，讓老百姓都回來才好。

野(忽然地)張店抓來的苦力有多少？

常：有十幾個人。

野：把他們統統的放了？

常：(莫明其妙)統統放了。

野：喂，統統的放了，你的明白了，對他們說，皇軍的優待良民，不燒不殺，負擔支應的統統的免了。

常：你頭前不是說，在這張店鎮也要搜五十萬斤糧食麼？

野：喂。

常：(不糊塗了)那，你不要支應，叫我到那裏去攔糧食。

野：(大笑)哈哈，宣傳宣傳的，良民的國來就有辦法。明白。

常：(恍然)明白！我以為真的不要支應了。對，這個辦法我明白！

野：還不行的，多寫信給親戚朋友，叫苦力的帶回去，叫他們統統的回來。皇軍的有限期五天！五天良民不回來，房子燒了燒了，麥子割了割了的。回來的良民，麥子割了的，都是誰的。

常：對的！

野：苦力的你有認識的沒有？

常：有，有一個馬文清。他和他的哥馬文田都是前面一里多地的原莊的。他們家裏很不

錯。房子很漂亮，麥子地也很多。

野：好，你找他談談。再對苦力們講講話，良民的不回來，皇軍就要把麥子收了牧了的。明天皇軍的出發，大大的打八路。老百姓看到八路的搶牧不行，苦力再回去宣傳宣傳，良民就要回來了。

常：沒問題，（信心又來了）這個我有辦法，（轉而一想，一臉笑地）不過，顧問官，那幾袋糧糧食就留下吧！明兒有好糧食再給皇軍送去。

野：可以的。這個辦法的你沒有問題？

常：行行！

野：好，你的幹活好，（拍拍常的肩膊）我的明白！（下）

常：（送到過道，如釋重負，叫）何三，你把馬文清叫來。（在屋裏徘徊。稍頃，馬文清上）啊
馬老二來了，坐坐。何三，倒杯茶來。

馬：（惱惱不安）不客氣，不客氣。是區長叫我！

常：噯，實在是太忙了，早就想找你來拉拉話的，不過，真是沒拉空。這一向照顧太不周到了。原先你是來認你那兩頭牛的，你看，偏偏叫八路包圍住了，出也出不去，還讓你

受了些苦。你可不能怪我。

馬：噯，好你咧區長！多虧你照顧咧，要是衆人都受了嘛，沒甚關係。總望區長還在皇軍跟前說說情，早發放我回去才好！

常：就是說嘛，我倒是常向皇軍面前說，你老二是個好人，咱過去在鎮上也見過兩面，實在可以保險的。

馬：（感激地）多謝區長！

常：（一付誠實的樣子）不過就怕把你個人放出去不好！沒拉機會，要不早放你回去了。

馬：啊，我在這地方上多年了嘛，老老實實，出去倒也不怕。

常：現在機會倒有了，皇軍現在要把你和民伕都放出去了。

馬：（驚喜地，將信將疑）哦。

常：（故作正經）皇軍囉，現在是決定在臨屯公路長住下了。

馬：不問屯留了。

常：不問了。你看八路民兵跟皇軍搗蛋，鬧得老百姓走了，現在嘛，麥子也快黃了，你們總不能不回來割麥子嘛。是害死人，麥子俺能撿下，地邊撿得下了，還有房子啦，你還

能背到山溝去了？

馬……

常：你老大文田，我雖說也是個老實人，這國怎也糊裏八塗地就跟上人家走囉。

馬：我老大就是耳朵模子誤嘛。

常：（覺得自己的話打痛了對方的痛處）看！你現在怎麼辦？

馬：（他却懂得對方的心思，猶豫一下）要能回，還是放我回去吧。

常：放你回是沒有問題。可是老二，你回了，麥子帶你那一份財產家業都一下滾球不要了。

馬：（心痛地）擦誰能擦得下？不過這又有什麼辦法？

常：（不勝感慨的樣子）人嘛一生到頭，就是要掙起一份家業來嘛，總要想個辦法麼。老二，

說句老實話你那場家業我是消楚的。不容易呀，掙下來實在不容易。

馬：（越發心痛事）可不是，不瞞你說咱弟兄兩個也是十幾年勤勞掙下的啊！

常：（趁此插進一句）老二，我倘有個辦法，你看怎樣？

馬：（求之不得）你說。

的：你回去跟老大商量個一伙，還是搬回原莊來。

常：（覺得不安）那怎麼行？皇軍不走了，三天兩頭跟八路打起來怎麼辦？

常：皇軍就要打大仗了，大兵力還沒動，一出動，那八路軍民兵可抵不住！把他們打走了，你再鬧還怕個甚？我老實告訴你說（湊近一些，悄聲地）明兒，皇軍就要出動了，要倒處宣傳，皇軍跟他們打仗也不跟老百姓為難。老百姓祇要人回來，就不燒不殺，也不要支應；麥子誰割下就是誰的。麥子快黃了，你不割也是糟塌了，是不

是。

馬：（不由得點頭）是！

常：要是你們不鬧，皇軍也沒辦法，就只好自己割了。一天天就打城裏運來鐮刀啊，民仗來了。割了麥子，你們鑽在山裏，吃沒吃的，你們不鬧，打算怎辦。

馬：唉，能回誰不想鬧。皇軍真的不燒不殺不要支應了？

常：（拍胸）大隊長親自對我說下的話。你不信。就是大隊長下的命令嘛，今天把民仗都要放回去。老二，逢人見面有三分情，咱又是鄉裏鄉親的，咱說句話你聽：俗語說「莊戶人家的鋤頭筆耜，抵得上皇上的半付驛馬」！你那份家業，幾十年勤勞幹下的，

五天一過，一把火燒他個淨光……噯，你可要早點拿定主意啊！

馬……：……咱咱是想回，就是怕抗日政府那邊不讓……

常：想回還容易；親戚說親戚，朋友說朋友，一齊回，人多了，他要攔也攔不定，他還能把老百姓都捉定了？

馬：（不由得不應承了）對，那我咱就回吧。

常：對，對，那你先下去歇過一陣，

馬：對（又想起來）區長，我那兩條牛還是叫咱帶回吧。

常：皇軍有過話，牛還是放在這裏，人回了就給。皇軍怕把牛拉出去反倒叫他們搶去了。

對，你再好好盤算盤算，明兒清早就能回了，你回去跟衆人商量商量。

馬：對，多謝區長關照，（下）（王班長上）

王：區長；

常：糧食要回來沒有？

王：到老皇司令部，司令部不給。我再去找顧問官，顧問官也不見。真他媽的，弟兄們到現

在還沒吃飯！

常：（一下掃了自己的興頭）入他娘的！顧問官答應給，司令部又不給，日本人也是他娘的
兩面胡搗！（忽然傳來槍聲）怎的打槍了。

（偽甲長驚慌地跑上）

偽甲：報告區長，抗日軍襲擊來了！

常：（驚慌失措地）王班長：叫警備隊，快快集合。快快吹燈，快快吹燈！不要讓他發現了還是
區公所……

（吹熄了燈，場上漆黑，手榴彈，輕機槍步槍的混淆聲中，幕下）

原书空白

第一幕

時：緊接序幕的第二天早晨

地：離張店鎮二三里地遠的一個山頭上；從這裏可以俯視臨屯公路和張店鎮。

景：這是一個進山下山的交叉路口，面向着觀衆的錘台右角上，有一條斜坡道——這是通到公路的一條大路，台後右邊一條小道通向二連連部。台左邊一條小道通向山裏，轉移的村民由此出入。

五月天，一片北方的蔚藍的天幕前，搖擺着幾顆蒼鬱的大樹。幕啓，山坡上和樹下歇着遼草小組長長榮王老漢，農民甲乙。他們剛吃罷早飯。

長榮：咱吃瀝飯，抽鍋烟，趁清早起爽快，早整下山去鋤苗罷。

老漢：對，早鋤完，早收工，過幾天有些地裏的麥子鋤罷就等搶收了，呃，咱可要使得勁兒，農民甲：沒啥問題。鬼子叫咱圍困住，他出來我就打，他圍去咱就搶收，他有球的辦法；

長榮：夜兒黑地聽說，二春他們又襲擊張店去了，怎還沒有圍來？

老漢：這個把月來，咱二春跟着隊伍見天就在據點跟前轉；啥時候圍來可不一定。

長榮：（真心地誇獎他們中間生長的英雄）王大叔，二春真能行！別看他年紀輕，打起鬼子來可頂事啦。

老漢：呃，二春到底這年青麼，不慣個噲。

農民甲：呃；二春有辦法！人又機靈，胆子又大，槍打的又實在準，哪處碰到鬼子不撿倒他幾個，咱張店的民兵誰能趕上他？

長榮：誰都說他够上一個民兵英雄了。

農民乙：噯，你們再誇下去，王大叔喜歡的連牙都要掉了。

老漢：（喜歡地湊個趣）你這就沒說對。我早就個沒牙窩了。

長榮：（站在山坡上眺望）噯，你看，正說好兒，好兒就來了。（呼叫）喂——二春！（王二春在裏應）你又打勝仗啦。

農甲：（一咕嚕就爬起身來）呃，捺倒幾個鬼子阿？

二春：（內應）呃，着，繳了鬼子的好東西了。

長榮：啊，二春跟大雄他們又繳了鬼子的槍閤啦。

農甲：你看他們喜取的那個球樣子！

農乙：大叔：二春真是有辦法！

（王二春大雄上）

農甲：（看見槍就喜歡）咱看看你這桿新槍！

二春：（舉起一支新三八式）看；（農甲一把抓過來拔槍栓）

大雄：（故作驚人）噢，小心走火啊（吓了農甲一跳）

長榮：大雄，咱看看你這桿（大雄用袖口擦擦，遞過去）（大家圍攏來看槍，贊不絕口）

農乙：好槍，新個嶄嶄的，你們怎打下的。

大雄：講起來可要好半天哩，咱喝口米湯等等跟你們講。

二春：（笑了）呃，你們叫他講，他倒攤開架子來了。

農甲：二春，你跟我講講。你們怎個襲擊張店的？

二春：對，咱跟你們講。夜兒下午敵人出來不是叫咱隊伍打圍去了，一連長就說：眼看看著子快黃了，咱們得加勁幹哩，白天黑地都鬧得他不得安身，今兒你們就跟二排長襲擊

張店去——

大雄：咱我二春先就盤算好了，咱對二春說：咱小組武器還不好，一定要再攜二支三八式團來。

農甲：你讓二春慢慢說。

二春：咱就跟二排長搗個意見，說咱民兵眼上隊伍好久了麼，這一團要單獨行動一團，試一試。

大雄：咱說，民兵可不能老是個尾巴主義！

二春：二排長怕咱民兵受了損失，要受批評哩，頭前高低也不肯。後來才商量好，隊伍先去襲擊後街的敵人，咱民兵小組去西街打埋伏，聽到隊伍打開槍再下手。

大雄：（還是忍不住又插了一句）可把人都急死了，咱摸到西街口埋伏倒，看見狗入的兩個敵人的哨兵走過來走過去……可是等等，等等，隊伍就是不打槍……

二春：……（也聽到興頭上來了）等了老半天，可把我急死了，手榴彈都準備好了，爬在

那裏心跳得不行，好容易跨到一陣槍響，狗入的敵人撒腿就跑……

長榮：哎呀，跑了沒有？

二春：那還能讓他跑去！一個手榴彈擲過去，兩個都爬到了，咱拾起兩根槍就劈裏拍啦打起來。敵人也不敢出來，咱放了一陣槍就回來了。（滿意地）後來二排長還派了一個班長來接咱哩。

轟乙：敵人出來麼？

大雄：球！咱一打槍，鬼子躲在王八窩裏動也不敢動！

農甲：（跌脚）唉，要知道，咱跟上你們，一定要拉鬼子一匹肥肥的大洋馬！

大雄：啊，鬼子給咱圍困得沒啦吃的，大洋馬早餓的像匹瘦駱駝了。（衆笑）咱就有這一根

三八槍甚也不要了。

長榮：大雄！二春已經打死二十幾個鬼子了，你如今有了好槍該來個競賽！

大雄：比就比麼，保險比他打得還多哩。

二春：別吹牛，你的射擊不行。

大雄：哼，咱們打起來試試。

老漢：二春，有了武器，可要好好跟咱隊伍上學本領；這麼桿槍可抵事哩。起先，在俺家鬧紅槍會的時候，一個人就只有一根矛子，不打垮過張宗昌隊伍上一個族哩。你們年青小伙子，可要鬧個名堂出來。

長榮：大叔；你放心；這會咱民兵跟隊伍配合的可好哩。等槍收的時候再看吧，一定能掩護咱把麥子搶回來。

農乙：（由山上望着下面一片豐實的麥子地），——啊！今年麥子可美氣！

大雄：你們看，徐金貴又在那兒蹶什麼呢？

農甲：唉，還不是顧他那幾畝麥子，一天至少要來一趟！

大雄：（叫）噯，金貴；你在看啥呢？

（徐金貴山坡下走過來，垂頭喪氣的樣子）

二春：（走攏去）金貴，你這才是，咱把敵人已經鬧困得沒轍辦法了，眼看麥子就要貴了，衆人都準備搶收了麼；你看大伙多高興，就你一個人愁眉苦臉的作甚？

金貴：呃，我是放心不下嘛。麥子這回要割不回來，咱一家怎過麼？（仍是戀戀不捨他望滿山下的麥地，忽然地）呃，你們看，是不是有人在割我地裏的麥子？

（衆人一驚：問：「哪裏，哪裏？」）

金貴：就在那孔路邊上，大樹底下，一動一動的

農甲：（也沒看清楚）這怎辦？

（衆人非常焦急地注視下面）

大雄：（持槍蹲伏在前面，注意地看了）球，那是風吹的動喇嘛！

（一場虛驚，衆人又氣又好笑）

二春：金貴：是你眼睛眼花了。昨兒我跟營遊擊隊下山，還到我莊上地裏去看過，咱莊子地

裏的麥子快黃喇嘛。

金貴：呃，「麥熟一耨」這會天好大陽，還不說熟就熟了？

老漢：熟了咱還不去搶收？咱政府啥都準備好了，連割麥隊都組織好了，到時候隊伍掩護上

，還不是跟咱鋤苗一樣！一氣就搶回來了；

金貴：聽說鬼子把民伏和鐮刀都運來了，準備跟我搶哩。

大雄：你聽那些謠言；大夥兒都不着急，就你一個人公雞抱蛋瞎操心！

二春：少聽那些謠言。我天天跟上遊擊隊在據點附近看王八窩敵人有什麼動靜，我還不知

道麼？

（武裝委員會主任老齊上，背着盒子槍。）

老齊：呃，二春，你們已經上來了，我正說要下去找你哩。

二春：（把新槍往他面前一舉）武委會主任，你看！

大齊：啊，（接過來看看）又擱上根新槍了。

大雄：我也有一桿哩。（也遞給老齊看）

二春：武委會主任，歸我又有啥任務？

老齊：你們上來就算了吧，好好歇歇，夜兒黑地又沒啦睡。

二春：有啥任務你講嘛？

大雄：（知道一定有任務）老齊，不怕，咱一點兒也不熬！

老齊：剛才我跟一連長在連部商量了一陣；這兩天小股敵人出來都給咱打回去了，損失也不

小；夜黑地我們又去襲擊了他一傢伙。鬼子小氣，一定會想辦法報復我，咱今天警備

性可要提高一號。是不是？原先計劃叫你們這些小組再伸到前面去一號，好好警戒一

下，怕敵人有些騷動。

大雄：（對老齊），再多發些地雷給我，把王八窩給他封鎖得嚴嚴的；

二春：行，大雄！咱們扒地雷去。

大雄：對，多扒上幾。

老齊：（笑）有氣力多扒上些，還怕擔不回來錢來？（大雄二春下右邊小道去遠部。）

長榮：呃，咱們也該動彈了，早些鋤完早完工。

（衆橫起鐵頭唱着小調陸續下山去。長榮還沒下場時，縣長和村長自左邊上，縣長是老百姓一樣的裝束，就是多一頂大草帽。有一個警衛員跟上。）

老齊：長榮：（親切地）縣長來了。

縣長：大家都在哪，忙吧，王大叔也在。

老漢：老楊；在柴樹下歇歇，這兒涼快。（讓出一席地來：遞過一碗米湯）老范，你也在這

兒坐。

二春：（在台裏）大雄，你擠上先走一步，叫咱那個小組準備下山。

大雄：（捧着地雷上）呵，縣長來了。

縣長：呵，大雄，你們夜黑地襲擊敵人來了。

大雄：是麼，又擱下三八槍了。

縣長：好，又有新的任務了？

大雄：（笑）鬼子叫咱圍困得不能行。連水都喝不上，咱給他送上幾顆響瓜去；（衆笑）

（大雄下山二春上）

二春：啊！縣長來了。（向村）老范；

縣長：二春，又有新任務，下山去了？夜黑地你們這小組打得不錯哩。

二春：沒啥，還是隊伍上跟咱配合得好。（走向其父掏出乾糧來）大！你把這乾糧留下。

老漢：你帶上，有任務麼還不知道啥時候才圍哩。

二春：我還有。（下）

村長：二春可是孝順他爹。

縣長：（笑）二春够得上一個模範民兵了。

老齊：縣長，這回你下鄉檢查槍收計劃，別的村子鬧得可好把。

縣長：啊，提起槍收到處都討論得很熱鬧。我聽見一個收割隊的老鄉對一個民兵說，你們能

把鬼子圍住，咱決定把地裏的麥子一顆也不剩的搶回來！鬧得可熱烈。

村長：縣長到那裏，哪裏就熱烈！

縣長：這都是大家都有一種苦幹精神；說起來，這幾個月來跟敵人的鬥爭也實在不容易。大家也都很辛苦了。老漢，只要大家齊心幹，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村長：可不是，轉移，春荒，咱都熬過了，現在總算沒甚問題了。

長榮：噯問題還是有咧。這囤搶收，那馬文田二旺幾家還沒說定參加不參加哩。這號人是落後，頭前鋤苗都說了好半天才肯參加哩。

縣長：慢慢來，多給他解釋解釋。

村長：（擡起來頭痛）唉，這號老頑固，就是沒法教育。

縣長：不能這樣說。也難怪他們。這靠汽路邊邊的區域，是新發展起來的；過去友軍在這裏住了一個很長的時期，羣衆就沒好好動員起來。再說，敵人兩次企圖打通臨屯公路也沒啦大燒大殺過，羣衆對敵人也沒很好的認識。像馬文田那號人就更不用說了。眼看着麥子快黃了，要搶收，對這些人還是盡量爭取他們參加才好。他們的地多，事實上是要大家幫助的。（馬文田二旺在左邊小道上說話）

文田：（在台內聲）真急死人，咱家的麥子地一大半都在汽路邊上。

村長：正說咧，他就來了。

長榮：呃，馬文田嘴，咱們這幾天給他家鋤地，他可不放心，一天至少要來看一趟。

老齊：他許是怕你們誤了他的工。

老漢：馬老大這個人麼，就是這個脾氣。走，走罷。

（長榮，金貴，王老漢下山去。馬文田，二旺李炳樹自左小道上）

文田：啊，縣長在這兒。

縣長：馬先生！你來了。

文由：老齊，這兩天有沒噉從張店逃出來的人？

老齊：沒有麼。

炳樹：老齊，你給咱打問打問，我二舅到現在還沒消息。

縣長：怎麼你家老二還沒消息？

文由：還沒有麼。真急死人，一個多月了。

縣長：哦，你不要着急，我去跟大家說了，一有機會就跟你打聽打聽。危險是不會有甚危險

的。敵人現在沒噉人手，抓去的人都扣下當了民伕了。

文田：（向村長）他不餓，真是沒辦法。老二家裏的也病了，一天到晚吵吵鬧鬧的，甚事都

撩在我頭上了。

村長：你家兒子跟媳婦也能幫上忙了。

二旺：唉，誰都是一樣，各有各的難處。

文田：不頂事，轉移出來，住到旁人家裏，總是不方便。

縣長：咱轉移出來，自然有些困難，不過現在敵人也沒辦法了，只要大家堅

持下去，咱們軍隊一定能把敵人打走的。咱崗去的時候也不久了。至於你家老二，一

有消息，政府一定想辦法營救……（忽然山下有槍響，衆人一驚，注視山下）

炳樹：啊，敵人出來了。（一連連長自有邊小道上）

連長：鬼子今天這麼早就出來了。（看見縣長）哦縣長在這裏。大家退後一些，隱藏好，不

要怕。（向縣長）今天我們已經又增加一個班仲到據點跟前警戒去了。敵人出來估不

了便宜。

炳樹：（爬在那裏注視着）一連長，敵人不少哩。

（長榮跑上槍聲漸密。）

長榮：（氣喘）一連長，一連長；二春他們那個小組跟敵人碰上了，看樣子鬼子損不少！二春他們給圍住了。

縣長：（急切地）一連長，一定不能讓民兵受損失才好！

一連長：（回身向坡下叫）二排長：

（槍聲更密，轎有輕機槍聲，衆焦急地向山下眺望）

二排長：（上）一連長：

一連長：二排長，你帶領二排從後面小路插下去，打敵人的屁股，堅決打，一定解了民兵小組的圍。武委會主任，咱從這邊下去了。

二排長：是！（轉身由右邊小道下。稍頃傳來集合聲，一連長老齊下山去。團長帶警衛員自左邊小道上）

團長：怎麼搞的？

縣長：張團長來了，敵人出來襲擊，一連長已經帶二排長下去了。

團長：警衛員，拿鏡子來！我看敵人又是來送死的。（接遙望遠鏡，注視山下）

縣長：正是李子快黃的時候，敵人突然大股出動來搞我們一下對我們搶收的工作倒是很有

影響的。

團長：我下去看看。

縣長：小心些呵。

團長：就到前面看看，不要緊。

縣長：那咱一齊去，（與團長由斜坡下，村長隨下）

（還要馬文田等又爬到前面一些。）

炳樹：看，敵人割我麥子了。

文田：（又不敢上前）哪裏，哪裏？唉，急死人，這一打還收個球。

二旺：你看，敵人糟塌麥子不少吧。

炳樹：遊擊小組往麥子裏鑽，敵人騎了馬往地裏串；

二旺：（怨天恨地）圍住得好，洋馬吃不少草，還不割了青麥子喂牲口？

炳樹：哎呀，青膏的麥子敵人都開割了，明兒黃了敵人還不來割。你們說這怎麼辦。

（農甲乙拾玉二卷上，過場自右邊小道下）

炳樹：誰？誰家受傷了？（有人答：王二春。）

(二旺轉身向左邊小道走去)

文田：二旺！你那裏去？

二旺：(灰心喪氣)回！不團怎的？

炳樹：二旺，咱可要想個辦法。

二旺：人家民兵有槍都沒法，咱有個球辦法；(左下)

(炳樹文田看看，焦急又沒有什麼辦法，也跟下)

(老齊長榮金貴等扶王老漢白山下上)

老漢：(哽咽)唉，這孩子就是性急……

老齊：王大叔，你就在這兒歇歇。(扶在樹下坐)

(大雄抱着一捆麥子上)

金貴：哎呀；誰家青青的麥子都讓樹下了？

大雄：(悲憤地把麥子一丟)就這一個麥子把二春給害了。他看見那鬼子拖着那捆麥子走，他

說咱就一顆麥子也不能讓你跑走就在後面趕，可巧一梭機關槍打在胸口上……

農甲：(跑上，慌慌張張)呵，二春，他，他不行了……(看見了王老漢)

大雄：你叫喚什麼！（無話可安撫，向王老漢）你老人家就在這兒歇會。（向右小道跑下）

（王老漢呆了，他想站起來，但不支，又坐下。）

老漢：（喉嚨哽塞）二春……沒想到，你年紀青青的，倒走在我前頭……

老齊：大叔，你難過索性哭一場，二春他犧牲了，是爲了保護衆人的麥子，衆人要跟他報仇的；政府也要……

老漢：老齊……政府對咱是沒有啥說的了……二春他自小受苦，共產黨來了才翻身……他死了……也是抗日的光榮……走，咱再瞧瞧他去……不怕；走（長榮欲攔阻，老齊示意讓王老漢去看看也好；長榮仍扶他下。）

（團長縣長連長村長同上）

縣長：（喚住老齊）老齊，王二春怎樣了？

老齊：已經犧牲了？

村長：犧牲了？

縣長：老齊老范敵人今天突然襲擊一下，顯然是想打擊咱搶收的信心的，要特別給衆人解釋一下，讓羣衆情緒安定下來，再多發動些羣衆安慰王老漢，他就祇有這個兒子。我們

政府應該多關照他一些。

老齊：這位老人家實在難得；一句怨人的話都沒有，老范咱去看看。

（與村長齊下）

團長：一連長；王二春犧牲得很英勇，但是我們應該負責任；今後一定要特別注意；好好照顧民兵！這時候麥子快黃了，敵人一定要出來搗亂破壞的。我看，把民兵小組還要擴後一些，隊伍倒還要分散一些伸到前面去。

一連長：我看，我們隊伍太分散了，應該集中起來打他傢伙！

團長：同志，分散是對的，不分散就不能圍困敵人，反而讓他鑽我們的空子；我看明天把二連一排也調過來聽你指揮。一定囉，大部份隊伍分散到前面去，留下個把排作機動部隊就行了，必要的時候當然也要集中起來硬打他一傢伙！

縣長：我們和敵人的糧食鬥爭，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敵人計劃在我們屯留一個縣搶五十萬担糧食，假使敵人能完成他這種計劃，那老百姓和我們就都會餓死；所以我們一定要打跨敵入這種幻想！上級指示我們今年的主要的任務就是要保衛麥收，現在麥子快黃了，敵人一定會下死勁搞咱們，咱可一定不能放鬆！

團長：再告訴同志們，圍困一個多月，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了，可不能讓敵人把快實的麥子糟塌了，還是這個口號：「拿我們的性命保護老百姓的糧食！」大家一定要記住。（老齊村長攙王老漢上，長榮金貴默默隨後上）

縣長：（迎前去）王大叔！……二春犧牲了，你也不要太難過。我們一定要跟你老人家報這個仇！這都是我們照顧不周到，我首先應該負責；

老漢：（一把抓住縣長的手）縣長，話不能這樣說的。隊伍上照顧咱，還要怎麼周到呢？敵人鬥爭嘛，犧牲了也是光榮的；咱二春平常倒挺機靈的，今兒看到敵人刺我的命根子了嘛，那也就顧不上別的了。

團長：王大叔；二春是爲了保護大家的糧食英勇的犧牲了，大家都不會忘記的，我們隊伍一定給你老人家報這個仇！老齊，你陪王大叔回去吧，好好照顧他老人家。

村長：大叔，咱回吧，二春的後事有大夥給他料理，你放心！長榮，你就留在這裏料理一下！縣長：對，大叔！咱一路回。（扶王老漢向左下）

團長：一連長，等隊伍都回來了，跟大衆講講話，照我剛才講的，再重新佈置一下嘛。

（也向左下）

老齊：大雄；

大雄：（呆在那裏半天了）老齊我馬上還下去；咱一定要給二春報這個仇；我叫他狗入的拿十

條命來抵；（說着捲起槍就要走）

一連長：（攔阻）你別忙。你先到前面叫二排長把隊伍趕緊帶回來再說。

大雄：對；（看山下）噯，上來那幾個人是誰？你們看！

長榮：在哪裏？

大雄：喏，那不是（向下面喊）喂，上來的是誰啊？……喂，不答應要開槍了。

馬：（在下應）……咱，咱是從敵人據點裏逃放出來的。老百姓！

長榮：（詫異）什麼？敵人放出來的？

一連長：敏的；又搞什麼花樣？

大雄：到底是誰，咱下去看看。

老齊：讓他們上來再說！

農乙：許是讓敵人抓去當民伕的那些人逃出來了。

農甲：大白天哪能逃得出來？

乙：噯，你們看，那像是馬文田的兄弟馬文奇嘛；

大雄：可不就是他！（稍頓，馬文背上）

老齊：馬老二！呵，你怎麼個回來了？

馬：長榮，大雄你們都在這。

乙：二東家受苦了吧。

馬：廣才家你也在這兒。

一連長：你是怎麼出來的？

馬：同志，是敵人放咱出來的，抓去的十幾個伙子都一起放了。

一連長：最近敵人據點的情形怎樣？

馬：咱闖了禁閉，又作苦工，什麼情形都不清楚。

一連長：敵人本來就缺民伏，把你們都放了，不是更沒人給他作事了麼？

馬：噯，敵人現在也轉變了。也不繞不殺了。這說不要支應。真假咱是不清楚。民伏反正都

是放出來了。東莊的四孩，下坡底的張中家都放回去了。

（長榮大雄等憤慨地隨着，也不作聲。）

馬：（也轉個話頭，向乙）廣才家，我哥哥在哪裏？

農乙：在後溜孫富榮家住下。走，咱一起回吧。

馬：對，長榮，咱回。

老齊：張，廣才，你先帶馬老二到村公所見見村長去。

農乙：對，咱走！（與文背向左下）

大娘：（崇文背下後）啊；這傢伙說話可有些不對頭。

農甲：我看也是！敵人還會轉變呢？把他狗入的細起來送到政府去！

老齊：還不要這樣冒失，長榮，你先回去報告村長一下，叫老范找他談談，打問打問到底是怎麼個情形。回去可要對大家講，敵人被咱圍困得沒有辦法了，一定會攪什麼陰謀鬼計，千萬不要隨便聽信謠言。

一連長：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了，我們一定要跟鬼子鬥到底看看誰堅決，

幕急下

第二幕

時：第二幕三天以後的一個下午。

地：李家溝馬家轉移出來以後寄居的地方，離張店五六里地。

景：一個前院。矮圍牆斜橫在舞台偏右的地方，打開院子的正門，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嶺。院中有大樹一棵，樹下有個圓石滾。舞台左角有門通後院。舞台左角後面露出一間偏房側面的一角。

啓幕：農丙從偏房出，扣起門來。馬文青自後院出。

農丙：二掌櫃，你也搬到裡院去住，咱另尋個地方。

文青：連你也給趕跑了，咱一家住在這裏够麻煩了。

壽丙：不麻煩。你們轉移到咱莊上來，照理咱莊上也應當騰出房子來，出門人還能帶起房子走？慢說你還是咱主家。不住在咱家住到誰家去。（下）

文齊：（有自己的想法）其實也住不了幾天了，早一天闖去早些安心。

文田：（自後院上，一付焦愁不堪的面容）老二，你這兩天跟人說下的那些話，我想來想去，總有點放心不下。前天村長來看你，聽他的口氣，就是要你不要隨便亂說話。

文齊：不要緊，沒個關係。我與人家說的還不都是些實情話？

文田：（擔心地）呃，還是避人一點兒好。千萬不敢大意。不要弄到駝子跌交兩頭不落地的。闖家不成反而招了禍。

文齊：對。那咱就見了那人說甚話好了。反正這幾天村幹部正忙着鬧搶收哩，他們也不會留神這些。

文田：千萬不敢大意，人家的耳目可多哩。（回首看看後院，悄聲）咱那個死媳婦子就靠不住。她可留神你了，家賊難防狗不咬呀！要把咱家的事傳到村幹部耳朵裡去，給你扣上個漢奸帽子，那咱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啦。

文齊：（迷於常振邦那些打動心坎的話）唉，還是那邊常區長說的對，只要願意闖去的人

多就好辦！——你看，咱丈人，咱表舅他們聽說國去割麥子，日本人不燒不殺，又不要支應，心眼早就活動了。

文田：哼！人家精得厲害哩，都是眼睜着咱們動彈。只想享現成福。一見了我就說：「老大啊！麥子快黃了，怎辦呀！」怎辦？這些膿包蛋，都是誰也不肯出頭的人。

文青：這號人，想國去又不敢國去；你看，咱家這個外甥炳樹，也是二心不定的，才沒說來尋我，到現在還沒來。

文田：他也是！放著關房大屋不住，到願意跟着人家一道擠住。（文青想去開門）你到哪去？

文青：待的怪悶的慌，出門去申申。

文田：你少出去申，叫人看透了你的心思不好辦啊！

文青：這會誰不像熱鍋上的螞蟻，坐不定立不安的。（炳樹上）唉，炳樹，你怎還會才來？

炳樹：老齊到我家聽問我接收的意見，纏了好半天。

文青：這關接收啊？人家日本人出來幹甚了？不是我二舅說你，你到底打算怎辦？也真他

媽的會慌人，放着幾千畝麥子不拉回上好好割。鬧甚搶收！你倒信他們瞎胡扯！

炳樹：誰說我信他們來？

文田：噯，你要不信，怎不聽你二舅的話？

炳樹：噯，好舅舅咧，日本人又沒跟我當面說過，他們這些話倒底靠住靠不住，咱也摸不

清，叫我怎能拿定主意來麼。

文青：（有些生氣）你看，這還不是！人家日本人說住下不走了，不燒不殺不要支應，難道

是你二舅編下的謊話騙你不成？現在，我看你兩頭不沾邊掛倒中間，看你怎辦？

炳樹：（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怎辦？人家怎辦，咱就怎辦！

文田：看人家！人家都是三畝五畝，十畝八畝地，你有八九十畝地哪！達到今年又是一年的

好麥收，你能撥得下？

炳樹：人家地少的都撥不下，我還能撥下了？

文青：噯，那你還指望個甚？指望人家大夥去給你搶收啊？（冷笑）那真是白天做大夢，好

外甥，跟你說吧，就算能搶到手，也輪不到你頭上嘛！

炳樹：聽他們說，也只要三七分吧。

文田：我倒聽說要對半分哩。

炳樹：太吃虧了，那我可不幹！咱拼了命也得跟他們鬥。

文青：唉，不頂事。去年你家跟咱家的糧食密密縫縫的藏到暗窖裡頭，到今年饑荒，那些窮鬼的跟你借糧，你能說不借？這不是咬咬牙三斗五斗的給捨走了！這回搶收，人家幫你從地裏割下打好糧囤來，你還想有一顆麥子拿到你手裡頭？（冷笑）我看你連糧都撈不到一把。

文田：你也不盤算：盤算，你家也跟咱家一樣沒人手，讓大夥去搶收還不是胡球糟塌一陣？再說打下糧食再叫收割隊分去一半，像咱們這號人家還不得出上幾擔？昨天我到村公所去，聽他們正在盤算要救國公糧哩。

文青：（向炳樹）你看，麥子還長在地裡，就打算救國公糧打咱的主意了。

炳樹：（聽聽這又聽聽那，有些動搖）不瞞你舅另說，咱見天心裏怎嗎，盤算也盤算不過來，咱早就想回了，只是回去，又怕日本人……（桂蓮自後院出，上）

桂蓮：二叔！二爺叫你，有話跟你說。（看看，覺得被注意，下）

文田：（疑神疑鬼）老二，恐怕她在你家裏跟前打聽這些事哩，你也得告訴你家裏一聲，

可不要走漏風聲。

文青：哎呀，咱這倒忘記關照他了。

文田：唉，你們小聲話，我尖着看這個死娼婦子不要在那裏偷聽。（裏下）

文青：炳樹！聽我的話不會錯，你放心回吧。日本人要殺人，我早就沒命啦，怎還能回來呢？要是真的不回去，日本人立馬前來掃蕩，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那咱們就全遭殃了。那個常區長當面對我說的：回去割麥子，房子財產都能發還，咱不回去，有的是人回去，那日本人說過誰割下麥子就是誰的，咱就待在這山溝溝喝西北風啊？

炳樹：真是不燒不殺，不要支應，咱國有甚不好的？不過政府不讓咱你說怎辦？

文青：要回大夥一氣回，人多了政府要播也播不住！——你知道還有那些人要回？

炳樹：想回的人可不少。

文青：那你趕緊到衆人跟前標榜標榜口氣，叫大家早拿定主意才好。真急死人，日本人祇有五天期限，過了五天，日本人就要動手割麥子了，（門外有人聲，老漢在不在？）（王老漢，長榮推門進來）

長榮：你們料理停當啦？

文青：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坐，你們找老大有甚麼事？

長榮：我來叫你兄弟兩個開會去，就要搶收了，今兒咱這一組也要討論討論。看大家有甚麼見。

文青：（推說）噯，咱沒甚麼意見，你是組長，你看大夥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老漢：二掌櫃！不是大夥說怎麼辦就怎麼辦的事，要搶收嘛，你家沒人是不行的。今天大家就要討論怎樣幫你家搶收，你不去怎行啊？

長榮：你家地好，麥子熟的早。政府定下計劃號召大家「先熟先割」快打快藏，咱一定要照着作的。你家地又多，人手又少，怎個幫助法，你不會沒意見嘛。

文青：（根本心不在此）呃，呃，有政府跟咱出主意，咱還有甚麼意見？

長榮：（有些生氣）老二，看你說個甚麼？政府操心你就不負責任了？打下糧食是誰家的？

老漢：（誠心誠意）二掌櫃，你一家的地二三百畝哩，你不去開會怎行？我頭前在你家當過多年伙計，平時哪塊地在哪兒，俺閉上眼睛都能幹活。這回搶收可不同啦，你家裏的地多半都在汽路邊上，離敵人距離又近，要把麥子搶回來可要費把勁兒了，不商量

怎能成？

長榮：（看見文青無動於衷的樣子，有些不耐）你老大呢？

文青：（敷衍一下）對對，那你們找老大商量去，我去叫他。

炳樹：二舅，咱我回了。

文青：對，你回吧。（文青進裏院，炳樹不安地看看長榮，欲下）

長榮：（喚住）炳樹，你這幾天鬼裏鬼氣，有什麼心事？……

炳樹：（連忙聲明）我有甚心事！（下）

長榮：大叔！我看這老二回來沒甚好事情。你看他們剛才像是商量什麼來？

老漢：（向後院張望一下）你不敢亂喊叫，沉住點兒氣。這些人真是。這兩天聽說政府要徵

糧，心裏就又發愁了；什麼怕麥子搶收不成了，搶收回來分了不够吃呀……光給自己

打算，就忘了春上政府隊伍節省糧食救濟咱的時候了。（桂蓮自裏院上）

桂蓮：（憂愁地）大叔！你來了。

長榮：桂蓮來了，你大他們在裏頭作甚來？

桂蓮：他們在裏頭嘖咕咕的。

長榮：你二叔回來以後倒底幹些甚？

桂蓮：他們說話，鬼裏鬼氣，可留神我哩。

長榮：那是不是有甚活動？

桂蓮：他一個來說說甚，敵人轉變了，不擒不殺，不惡支應咧，誰個去割下麥子就是誰的！……還說，祇要衆人想國，我成說親戚，朋友說朋友，人多咧，政府想擺又擺不住。

長榮：（忍不住）這傢伙當了漢奸回來活動來了……

老漢：（攔阻）先不要亂講？桂蓮，我看你跟你家克祥商量商量，勸勸你二叔再說。

桂蓮：唉，克祥不抵事。二天他們還肯聽我說咧……（克祥自裏院出）

老漢：哦，克祥，你大呢？

克祥：（瞪桂蓮一眼）你在這作甚？長榮哥，我大叫你們先走，等會開會他就來。

老漢：對，長榮，那我走。

（忽然，外有人聲喚叫：「啊，起火了，看，哪兒起火了！王老漢長榮連忙跑出去，桂蓮要跟出去，克祥阻之」）

克祥：你去看個甚？（外面一片嘈雜聲，焦急的嘆息，咒罵。還雜有女人的哭泣聲）

炳樹：（跑進院裏來）二舅，二舅，怕是咱莊上起火了，快出來……

（馬文田，馬文霄由裏院跑出來）

文田：（站在院子門口）啊，像是咱莊上起火啦！敵人翻臉了，你看！

文霄：不會不會。那不是我咱莊子吧？

炳樹：日本人怎就動手燒房子了？

文霄：那還是到了敵人的期限了。咱們要回去，可不能再遲了。炳樹，咱出去走走，看情形

跟衆人談談。

文田：看這情形再不回去不行了。（三人衝出去。桂蓮自外入）還有甚好看的？回去，克

祥，你也回！

（桂蓮還想出去看看文田他們作甚麼。）

克祥：大叫你回屋裏去嘛，你還站在這兒作甚？

桂蓮：你快跟上我作甚咧？

克祥：（也說不出理由來）看了火有甚好看的？

桂蓮：你管我哩，看火爲甚不叫我看？

克祥：大叫你闖去。

桂蓮：我偏不闖去。

克祥：你怎的這樣不聽話？（無可奈何齊威地）我去叫大來啦。

桂蓮：你夫叫好了，怕我走漏風聲，把我鎖起來好了。

克祥：（吓一跳）死婆姨瘋哪，什嘴風聲不風聲，怕咱家裏作下甚虧人的事了？

桂蓮：那我問你，你二叔回來活動個甚，你說！

克祥：活動個甚？你婆姨家少管這些事。

桂蓮：誰作了虧心事誰知道，偷來的鑼鼓不敢敲打，你想隔堵人家也隔哄不過去！

克祥：（不能嘴硬了）你婆姨家少混說，你不要管了咱家。

桂蓮：（也不過予逼祥，較緩和地）克祥，我先跟你把話說在頭前，我是爲了你家好，你二

叔給惹下禍，你要後悔也來不及了……（文田進院來）

文田：（看看神色）作甚，又在吵吵鬧鬧！下去。（桂蓮轉身進裏院）克祥，你也進去，（

克祥也裏下）

(李炳樹、徐金貴、二旺、農乙、文青、胡庭放同上)

文青：(一邊說着一邊進向胡)表舅，還會兒不能再三心兩意了。

炳樹：(急躁)這回我可拿定主意了，入他彀的，再不回，日本人就割了咱麥子，燒了咱房子怎辦？你們不回，咱可捺不下，二舅，咱可不三心二意了，咱一定回。

文青：看，你一個着甚急。這是大家的事，大家夥兒想辦法。要是日本人燒房子，也不會單燒你一家燒，火一起還不是全村遭殃！

金貴：窮的村子還沒回啦，日本人會不會一下就燒到咱莊子去哪。

文田：燒到咱莊上就來不及了，日本人只限五天期限，今兒第三天了。到時候燒了房子割了麥子，咱還能在人家裏拚鍋灶的，在這山頭上呆一輩子？

庭放：老大，我看這時候回靠不住吧。過兩天再打聽打聽。

炳樹：大夥兒出主意吧，過了五天日本人就自己割麥子了。

二旺：割了咱命根子，餓還不把咱餓死？

農乙：你家還能餓死？咱春荒的時候竊下一屁股糧，眼看着這場麥子白種了，真不知道怎辦呢？

文田：哼，政府還在佈置救國公糧哩：

金貴：（也焦急起來）哎呀，公糧還不曉得會不會收到咱頭上？要是咱也要出公糧，那今年春荒的借糧怎麼辦！

文田：那不行，金貴！咱借給你的糧食也是為了救濟你們的困難，你困難咱也困難，不這可不行。現在誰不是把家裏擦下了。

金貴：大掌櫃，要是政府不派到咱頭上，咱總要對付到付還上你一些。

文青：唉，這都是些空話，麥子還在人家日本人手裏頭壓，還會兒講這些空話幹甚？什嗎借糧啊，公糧！

炳樹：真是，什嗎借糧公糧，日本人竊了麥子，連自己吃的都沒啦了。

庭放：炳樹，可不能這樣講，咱有甚困難，咱政府不會不照顧到的，今年轉移，春荒那兩次，政府還不都盡量想辦法救濟了？（外人聲又起：「又起火了！又起火了！」）

文青：看！看！

炳樹：真把人急死了，二旺，你說怎麼辦？

二旺：（還猶豫不定）我，我看人家麼。

炳樹：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不自己拿主意，二舅，你說怎辦？

文青：我看還是挨不過去的了。人家大兵力還沒動，搶收是要拿命跟人家拚麼！唉，我看，像王二春那樣也犯不上。今兒這火就是給大家掙個信。咱再三心兩意，怕要落個家破人亡啦！

炳樹：我就祇有闖去這條路了。日本人說誰回去割麥子就是醜的，反正咱不闖，也還是有入闖。二旺，你倒底怎樣？

二旺：那，那就闖吧。金貴，你怎樣？（金貴猶豫不決）

文田：他不闖，也不要勉強他。金貴，咱把話先說在前頭，你種的我那幾畝地，你不闖去收，我看你租子也交不上了，那咱自己回去收了。（向農乙）廣才家，你別？

農乙：（聽到剛才文田的話）對，東家都闖嘛，那咱大家都沾光了。

金貴：（無可奈何）那，東家都闖了，那咱也闖。

炳樹：（高興了）那咱什麼時候闖？……

（桂蓮提着一個水桶自裏院向外走去。文田示意，叫炳樹等等再說。

文青：表舅，你說怎個闖才好？

庭放：我自己還沒拿定主意哩。

文田：呵，你不想回？

庭內：唉，老大，我看你們還想一想，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日子長嘍，咱不能只顧眼前，咱抗日政府跟過去到底不同了，總是爲大家打算。再說，敵人那些話是不是靠得住呢？我看還是不同的好，回去總不是一件好事。

文青：那些話都是日本人放咱民伙團來的時候對大家講的嘛。你說這回去不是好事情，咱這樣等下去也不是件事呀。

庭放：政府總會給咱想辦法吧。轉移出來一萬來人哩，沿臨本公路，又不是咱這一個莊子。文田：政府要能保險，咱不回也能行。

文青：（怕影響了別人）那你再想想吧，你先判裏面再坐一會。咱回頭再談談。

庭放：（也明白文青的意思）你們要回，你們先回也可以。咱到裏邊看看你婆姨的病怎樣了？（進裏院去）

金貨：（其實還是猶豫不決）二掌櫃，你說咱回，日本人真能讓咱割麥子？

文青：包險：日本人說了，回去割麥子還不要支應。

二旺：（也有些考慮了）不支應，不維持怕不行吧。

金貴：要維持可不敢回。那讓咱政府知道了還能行呢？咱也不能太對不住咱政府啊！

農乙：唉，就是麼，要維持咱可不敢回。

金貴：要維持咱可不回。

旺……這倒是件難事。

炳樹：球，咱又不是真的要回去維持，又不是跟日本人作壞事。

文青：你們又不回呢？對，不回，日本人把房子燒了，麥子割了。大夥都完蛋。……

文田：（幾天的希望又落了空，一下火了）那你們在我家關了半天作甚？你們能撿下，我還

接不下？說話不算話？你們那給我出去！

二旺……：老大，不要動火，咱們還是慢慢談，回總要回，最好能有個妥當的辦法，最好能

回去割麥子，又不維持。

文青：（趁風轉舵）老大，平平氣。慢慢想個妥當的辦法也好。

炳樹：依我看，咱們回去人多些，回去還給抗日政府交公糧，叫政府知道咱不是真心回去

維持，那也不好說個甚！

農乙：（突然想到）那我說，咱倆去假維持行不行？

金貴：那還差不多。咱倆去把麥子一割就往國廳他狗入的。

二旺：能行，這個辦法好。

文青：大家都說能行，那咱就都說定了，這不要傳到村幹部耳朵裏去，咱們還要躲一點。

多打問打問，看有誰要回去，

炳樹：對，叫村幹部知道了，咱又走不成了。咱走。

（村長葉甲農上）

文青：哦，村長來了。坐坐。

村長：（氣極）老二！是不是敵人叫你回來活動人來了？

文青：（一看臉色不對）村長！這話打哪說起！日本人把我抓去受了一個多月罪，我怎麼能

給敵人說話來了？

村長：你一回來我就告你說，不要亂說話，你爲什麼見人就說回去割麥子敵人不要支應，誰

回去割麥子就是誰的？

文青：那，那是人家問我，敵人說了些甚，咱就照實說了。

長榮：你還還不是給敵人宣傳！

農甲：（看看炳樹等）哼，他不光宣傳，還活動人來開會哩。

炳樹：誰開會了？

文田：咱們都是有家有業的人，怎能作這樣事情，你們可不要胡塗枉人！

長榮：老大，你不要說了，自己作下的事自己明白！

二旺：村長，誰也沒開會，不能胡說啊！

農甲：你們都是一路子鬼！（才看到金貴）金貴，你也混到這裏來了。

（金貴低頭不語）

村長：你們都不要說了，事情總要鬧明白的，老二！請你到村公所去一趟。

馬：（恐慌）村長，呃，呃，人都在這兒——叫衆人說上一句話，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村長：你莫急著，沒暇問題，談清楚就沒事！

馬：衆人都在嘛，叫衆人說……（被村長拉下）

文田：（喚着，追出去）村長村長！不能這樣冤枉人！

（克祥應放自裏院出，文田隨即又自外趕進來）

文田：我老二這也是爲大家嘛，主意是大家出的，大家要負責任呵。

炳樹：叫衆人評評理去，咱又沒作甚壞事，怎硬把人帶到村公所去？

庭放：老大，你放心，咱政府不會隨便難爲人的，咱回頭商量商量，看怎個辦！我想，先可以遞個保狀去保保看……（說着，衆往外走正碰着桂蓮提了一桶水進來）

幕下

原书空白

第三幕

時：緊接上一幕的第二天上午，

地：村公所

景：一間破廟的院落，紅漆斑剝的廟堂從舞台右邊伸出一部份。屋簷下擺下一張方桌——夏天辦公用的。牆上掛着平溜彈袋和一桿步槍。一顆大樹幾乎覆蓋着整

個院落。舞台正中靠牆處砌起幾塊石頭，支起一口鍋，燒着開水。

幕啓：村長正坐在桌旁整理槍收意見。精順，老齊拿着步槍自外上。

老齊：（在挂子上掛上步槍）老范，縣長和團長來了，還有，那張店鎮上的候老先生，候國棟也逃出來了。

村長：啊，在哪裏？

老齊：在外面和人拉話了，一下就進來。

村長：嗷，抓嘍（糟了的意思）搶收意見還沒沒啦聽理好理。

老齊：我看，先把馬文青的問題跟他們談談。

（縣長領候國棟上，團長在後）

村長：縣長團長都來了。哎呀，候老先生也逃跑出來啦，

老齊：候老先生怎麼跑出來的。你沒覺趕上轉移出來，咱可担心喇，聽說受了罪了。

候：（感嘆不止）我的好村長！老齊！說起來話可長啦。非得家破人亡。這條老命還是從虎

口裏跳出來。幸虧遇上咱隊伍襲擊張店，才跳了出來，不然敵人看得緊，怎能逃得出

來？唉！

縣長：先讓候老先生歇一會兒，搞些飯吃。

老齊：對。候老先生牛到後邊歇個一陣。咱一會再談吧。

（老齊扶候進廟堂裏去）

縣長：你們在搞什麼？搶收的問題準備得怎樣了？

村長：噯，真倒運，夜兒天因為馬文清的事情就歸了一天，再沒啦整理。

縣長：馬文清的事情到底是怎碼事情？我剛到莊上就聽見人們嚷嚷咧。

村長：我們昨天把他扣起來了，才將派人送到縣指揮部去了——不知道縣長已經下來了。

團長：他有什麼活動？

村長：他回來就替敵人宣傳哩。昨天晚上敵人在原莊背嶺一放火，羣衆正在恐慌的時候，他就趁機活動開說敵人不交支應，誰回去割麥子就是誰的……回去不斃不殺，限期五

天不交，就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

團長：（向縣長）就是昨天我們在柳溝遇到的那一套。娘的，我們正在搜捕的時候，敵人這樣鬼搞一下，羣衆怕硬是要受學影響哩。

縣長：（問村長）他們這些活動，我們是怎樣知道的。

村長：好些人說來着。夜天他媳婦桂連現向我們報告來哩。——桂連原來是婦女小組的組

員，他家就不讓她參加工作。

團長：是不是還有別的活動？

村長：夜天到他家去的時候，還有好幾個人在他家裏，好像是商量什麼事情。

團長：這倒要好好注意一下。

村長：可不是。

縣長：是變什麼人？

（老齊自裏上）

村長：（想想）都是沾親帶故的……李炳樹，徐金貴，二旺……

縣長：（想一想）你們把馬文齊扣起以後，羣衆有些什麼反映呢？

老齊：夜天抓他的時候我不在，我回來以後聽到有些人議論，好像是不滿意。

村長：噢，都是贊成的嘛！扣他的時候，要去的人可多哩。

老齊：贊成的人是不少。可是也有些人不滿意。夜兒我到二旺家去，就聽好幾人在說，說什麼了能把麥子搶到手闖去假維持，怎能當漢奸辦呢？我光聽見這一句，趕我進去，他們甚也不說。

縣長：（向村長）噯，這也是一部份羣衆的意見哩，恐怕我們還沒好好照顧到，是不

是？

團長：（點頭）噯，這也是。

村長：那些人還不是馬文青一路貨，不能聽他們的話。

老齊：還不能這樣看。他們還是有分別的。我看，跟着馬文青屁股後頭走的人，只有一小部份。還有不少人是搖搖擺擺的。不過我們沒暇把道理講清楚，所以對我們扣馬文青也就不滿意了。

縣長：（連連點頭）對！對這些人我們就要特別解釋，要讓他們了解馬文青是敵人放出來的，說的那整話，主張回去，實際上是起了漢奸的作用，是不是漢奸，現在誰也不敢說定。政府扣上，也不就是要爲當漢奸辦，主要的是要把問題搞清楚。這樣，他們了解了，就不會對我們不滿了。

團長：這就對了，對那些落後份子我們同時還可以向他們揭破敵人的陰謀。爭取他們。

村長：（想過來，笑了）對，咱就是沒暇把這些人分別開來。唉，有些人眼光也實在看得近，聽了人家幾句話就跟上人家跑。

團長：這還是怪我們工作做的不夠。眼看着麥子快黃了，你叫他們怎麼不急？不要說他們，就是我們腦子裏還不是整天都是麥子在打轉？

縣長：糧食就是命脈，我們還沒暇把麥子搶到手，也就是實際上還沒暇幫助羣衆解決問題。

所以有些人把敵人的口號一迎合這些落後羣衆的心裏，就想出了回去假維持的這種辦法來。

村長：其實陶去了，還能假維持咧？

縣長：（笑）同志，就是有人相信麼。你不去揭破這種陰謀，脫服落後的羣衆，一下把馬文

宵扣起來，羣衆就要不滿意啦，是不是？

村長：（也笑了，點頭）那是。

老齊：我估計馬文宵不一定要真心當漢奸。他怕真的有點相信敵人那些話。要他不他怎敢提上

一簍箕雞蛋到據點裏去認他的牛去哩！

團長：（大笑）這種人就是我們家裏的話：「捨命不捨財」嘛！所以他敢到漢奸那裏去認

牛，也敢回來當義務宣傳。當他漢奸辦，我看還是耍考慮一下吧。

縣長：（向村長）我看，還是把馬文宵攜回來我們就在這裏解決一下，（向團長）你看呢？

（又向村長老齊）你們有什麼意見？

團長：要得。

老齊：就這樣好了。

村長：那我馬上叫人追他回來。（急下）

老齊：馬文青這個人怕就是有些接不下他家裏的產業，以為做人真不讓支應。又聽說咱政府要夏徵所以很動搖。

縣長：（一驚）怎麼，你們把夏徵宣佈了？

老齊：沒徵嘛就是我們調查數目字的時候，他們就嚷開了

縣長：誰？

老齊：還不就是馬文田他們？（村長帶大雄上）

村長：我派人攔去了。大雄，你把他們的情形講講。

大雄：（氣憤憤地）我和長榮一直注意下了，馬文田這家跑那家，活動人來保他老二哩。他娘的，木匠透枷，叫他自作自受，我看連這個老頑固也給他扣起來乾淨！

團長：呃，你這樣解決問題未免太簡單了。

縣長：可不敢再這樣搞呵，扣起一個人就不滿意了，再扣下去，把羣衆吓住了，以後什麼話也不會告咱說了。老齊，你趕快去跟長榮他們把道理講清楚，這個問題可要好處理！

老齊：對，大雄，你去把長榮王老漢他們叫來，咱大夥談談。（大雄下）

村長：（自己正過來了，）我看，要把大雄批評一下，老是那個沖裏沖氣的樣子。

團長：呃，那可不能給他們澆凉水啊，他們這種情緒是好的麼，這是說明他們的警傷性高，他們還是對的。

村長：對，我再去看看。（下）

縣長：（向團）老張你看，前晚叫他們調查調查數目字，他們倒宣佈開負擔收，

團長：怎麼，有什麼問題麼？

縣長：你沒啦聽見，馬文青也抓著這個機會在活動大家哩。我走了幾個村了，轉移出來的羣

衆大部份都有這樣的顧慮。

團長：哦，那這個問題倒要注意一下。

縣長：我的意見，臨屯公路轉移出來的羣衆，今年夏徵最好全部免驗，兩旁的村子也酌量減少一些，老百姓經過今年春荒日，又掙下家轉移出來，受到很大的損失，生活都很困難。兩旁村子也受到一些損失生活也不安定。

團長：不過，部隊掩護搶收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把麥子搶收回來，負擔是不是還成問題

呢？

縣長：如果我們團圍到秋收的話，大部份羣衆生活還是沒辦法解決的，昨天我到西村就聽到老百姓說：『反正交了公糧到秋來還是沒吃的，那幾顆麥子搶回來也不頂事！』又說：『反正交了公糧沒吃的，政府還不是要救濟咱？』……況且敵人又提出不燒不殺不要支應，誰回去割麥子就是誰的這三個口號，相當毒辣。我們免除負擔的口號也恰好打中敵人的陰謀！

團長：爲了羣衆，爲了對敵鬥爭，這樣作很好我同意這樣的決定，不過你要徵求一下縣委書記的意見。

縣長：我已經徵求過他的意見了，他完全同意這樣的決定。

團長：那好，你看上去會不會同意？（通訊員上）

通：報告，作戰參謀叫我送來的兩份情報。

團長：（接過報告）啊，敵人在霍登扎下據點了！

縣長：霍登？離我們張店只有五十里，還是條大路，騎兵奔襲一下，兩三個鐘頭就判了。

團長：你看，這是沁縣指揮部來的情報，敵人已經出動在后河一帶扎下臨時據點，到故縣鎮一帶搶糧了。通訊員，你回去告訴作戰參謀，我馬上就回來。叫他馬上派人去偵察。

（通下）我看，敵人是想把二沁大道打通了，再打通張店到霍登的汽路，顯然是有野心把我們擠出去！

縣長：假如是這樣，那我們就要被包圍了，周圍不到四十里的活動範圍了嘛，那樣，臨屯公路也可能打通了，不僅可以控制臨屯公路的麥子，連沁縣屯留的全部糧食都可以抓到手了。老張，我看這個形勢很嚴重！我們不能退出去的。

團長：（堅決地）我們一定不能退出去，我們要跟這塊根據地共生死，這塊根據地也是我們太岳根據地的糧食庫！

縣長：老張，我看這仗不打了，我主張馬上把霍登撤掉。

團長：（想想）不過要搞也不能搞霍登。敵人企圖吸引我們的兵力過去，那里的兵力一定會弱，老子不上那個當！好，我先團部去看看，你把負担問題趕快解決一下吧。

（正欲下，作戰參謀急上）

作戰參謀：團長！

團長：作戰參謀來了，怎麼，又有什麼新的情況？

作參：剛才我叫通訊員送情報來，分區又來了緊急電報。（遞電報）

團長：（急忙拿過來，唸）部隊迅速集中，今晚十點鐘至故縣鎮，機密。我對分區司令部決定我們這個團去打沁縣余四那三個據點。

作參：爲什麼打余四那三個據點呢？那三個據點已經扎了一年了，恐怕不好打吧。

團長：（情況一目了然）問題要這樣了解：余四這三個據點跟霍登是遙遙相對的，如果出其不意的給我們一傢伙搞掉了那霍登阻礙伸在前面，一定站不住！這就是打蛇必須打三寸的辦法！敵進我進，他把頭伸到根據地來，我們就打的屁股！鬼子就是鐵頭豆腐屁股，一摸就垮！

縣長：（笑）不過余四離我們這里有八九十里路，來回一打要五六次，要是我們隊伍撤走了，敵人出動怎麼辦？

作參：這樣一來，這邊的搶收工作也成問題了。

團長：分區司令部計劃得很周密，已經調了卅八團二個連去圍困霍登了，我看，再留下一個連在這里陸續配合縣遊擊大隊圍困張店的敵人。大部隊撤走得機密一些，打下余四那

三個據點，我們儘可能趕回來，你看怎麼樣？

縣長：好，好在明後天才開始部份的搶收，我看這樣佈置是沒啦什麼問題。

團長：好，就這樣，那我先回團部去了，關於負擔問題，既然縣委書記同意，我沒有別的意思。（笑）不過，你一定要保證部隊的生活啊！

縣長：那沒啦問題！——（團長作參下民兵領馬文青上）

文青：啊呀縣長你在這兒，你看我這件事怎辦？

縣長：我正要跟你談，這當然還是你作的不對……（村長急上）

村長：縣長……（見馬文青止住）

縣長：（向馬）好，那你到後邊去歇歇，我馬上就來。（民兵領馬進廟堂後邊去，問村）甚

嗎事？

村長：馬文田領着人來了。

縣長：好，你跟老齊在這里好好處理一下，對於馬文田這些人主要還是要爭取！按照我剛才和你談的原則處理好了，我先去找候老先生跟馬文青談談，回頭再出來看看。（進裏去）

老齊：（上）馬文田他們來了。

村長：對，咱們就按照縣長說的原則辦吧。

老齊：可別嚷大雄他們硬闖！（話未完，外有馬文田的聲音）

文田：（在外）去了大家可都要說話呵，咱該說啥就說啥。

炳樹：（外）二旺你先說！

二旺：你先說！

文田：（在外徘徊）衆人逸吧，逸嘛。（馬文田、二旺、李炳樹、徐金貴、農民乙丙上）

村長：哦，你們來了。你們有甚事呢？（大家不開口）

炳樹：二旺，你說！

村長：你們有什嗎話儘管說嘛。

（外面傳來大雄的聲音：

「走，看咱村里出了好事情！還有人擁護漢奸哩。」

羣衆聲：「看他們鬧什嗎鬼明堂！還請願哩！……」）

（大雄、長榮、王老漢、農甲、丁、桂蓮及其他男女羣衆若干人上）

大雄：來吧，來吧，咱們來這兒看看。（走過馬等面前，到廟堂這邊來）

長榮：（過馬等面前，看他們一眼）沒做作甚麼事，還來請願哪！

老齊：桂蓮，你們婦女們到這邊來坐。（指看廟堂階下桂蓮等過來）

（羣衆亂哄哄吵成一片，有笑的，有嘆息的。馬等默然）

村長：大雄，你們來作甚麼呢？

大雄：人家活動了一夜，這家跑那家連腿都快跑斷了。咱是來看熱鬧的嘛。

長榮：你讓他們自己說吧。

文田：（到此不得不出頭說幾句了）噯，大雄，你可不能昧着良心誣害人哪！誰活動呀？

咱不過是找幾個人出來向村長求求情，證明證明咱老二沒作甚麼壞事了。……

村長！

農甲：（嘟嘟囔囔）還還不就是了？

文田：村長，你看衆人都在這兒，叫衆人說說，咱老二回來了是不是漢奸？這里人家有個保

狀。（從懷里掏出保狀來遞給村長，村長接過去看）

長榮：不作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既然沒作甚麼壞事，還活勸人來保個甚？

農甲：自己作下的事自己還不知道！張店人多嘴饞，政府怎就抓他一個人，政府還怪冤枉他

馬文青了？

農丁：裝得怪像回事，還有保狀哩。（衆議論紛紛）

村長：不要吵，不要吵！你們來保馬文青來了。好，你們把保馬文青的道理說個一下。

文田：（在炳樹等後面，小聲）說呀，衆人說呀！

（二旺金貴逃竄，炳樹走出來）

炳樹：別人我不知道怎說的，我二舅也沒叫咱作壞事，他只說日本人說的，咱回去割麥子

不要緊！

大輝：（原來和炳樹很熟）啊，炳樹，你替你二舅倒鬼來了，好外甥子！

炳樹：旁的實在再也沒啦說甚嘛！

農甲：（叫起來）馬文青是第一號漢奸，你就是個第二號！

炳樹：（沒料到自己給拉到一起，急了）啊呀，頭上三尺有青天，咱李炳樹一輩子也沒嚮作

過一件壞事，你可不能胡說！

二旺：（也急了，但又不敢大聲出來對抗）依你們說，咱們都是魏漢奸，有嘴沒舌頭

的！

農丁：（恰恰他在旁邊聽見了）我看，你的舌頭嚙入家的屁股，嚙得變了！（衆笑）

長榮：（質問）夜天敵人在山前放火的時候，你們在衆人跟前幹了些甚，你們出來對大家說說。

農甲：到馬文青家開會的是不是你們？

農丁：商量回去假維持的是不是你們？

大雄：（叫）叫馬文田說！

文田：（退到一個角落裏）讓衆人說嘛，咱是不是開會，咱老二是不是漢奸？……

老漢：噯，問你就說嘛，敢來保還不敢說了！

衆人：叫他說，叫老大說。

長榮：（看見徐金貴一直在後邊低頭不語）馬文田不說，叫金貴說！

村長：衆人不要吵吵，讓徐金貴慢慢說。金貴，你出來嘛。

金貴：（其實自己受了委曲。走出來，有些不好意思）村長，我是個沒做主意的人！咱就是當那幾顆麥子……人家說敵人不捨不燒啊！……

長榮：（馬上盯住問）你說！誰說的？

羣衆：（都嚷了起來）說，誰說的？

文田：（深怕金貴說）金貴，你說！誰說這些話來？人說話要憑良心……

大雄：（攔阻）老大，到村公所了嘛，你聽人家講兒麼。

老齊：大家讓金貴慢慢說。

金貴：人家說假維持可以回去割麥子，我說這還差不多。咱可想也沒想過要回去當漢奸。

……

大雄：（只想追出來）誰說假維持？

衆人：誰說的？

二旺
炳相：（提心吊膽）誰也沒說說嘛。誰說的？

金貴：（左顧右看，怕得罪人）反正我，我是沒說說過！

老漢：（走到金貴面前，熱心誠意地）噢，金貴，你的腳跟子到底站在哪一頭呀？你該摸着良心想一想，你頭前過的那種光景不是跟我王老漢一樣，一年忙到頭打下糧食都是人

家的。共產黨八路軍來了才翻了身，什嘴負擔都減輕了，去年你才剩下糧食，換了老婆，成了家，你轉移出來，你有啥困難，咱政府都給救濟了，到還會你怎樣下政府跟敵人走啊？你要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金貴：（羞愧交加，抬不起頭來，哭了，一把抓住老漢的手）王大叔！咱怎能忘了政府對咱的好處嘛！那咱還算個漢人？

長榮：噯，你這個人！就是瞎頭草，兩面倒！人家說回去可以假維持，你就跟上說差不多？

農甲：（看來看去，見二旺不安）二旺，假維持是你說的？

二旺：夜天咱是什嗎也沒噏說。就是商量商量割麥子的事，你們要說咱是漢奸，咱也沒噏辦法！

衆人：（生氣了）誰說你是漢奸了！……你要自己攬在自己頭上嘛！……

老齊：（向二旺等）你們不用怕！誰也沒噏說你們是漢奸，只是說你們上了人家的當，受漢奸的騙了，闖去哪還能假持？今天你們既然選保狀來了。道理嘛大家都要講清楚。

文田：對了。老齊說的話就差不多，咱老二是上了漢奸的當……

大雄：大家都上你老二的當了。

老漢：都是一羣賴鬼！

村長：（村長翻閱保狀的名字，忽然發現）王大叔，呃，你是不是也保馬文青來了。

老漢：誰？我！（老心耿耿）我老漢再不長進，我憑我二春抗日的光榮，我也不能來保漢奸

來了！

村長：噢！那保狀也有你的名字嘛。

衆人：（上前圍看）有喇！這不是？王大福。

大雄：還劃下十字哩。

農丁：還押上手印了嘛。

老漢：（氣極了，冲到馬文田面前，一把抓住）馬文田，你好狠哪，你把我老漢的名字跟你

漢奸寫到一塊啊！（轉身向衆人）今天我來保馬文青來了？呃！我跟你們馬家來了！

我老漢今天就是要表表我這份抗日的心，誰要當漢奸，我死也不能讓。（響亮地）咱

老漢抗日要抗到底！

衆人：（有的鼓掌，有的歡叫）對！對！

大雄：好呀，生薑還是老的辣！

村長：（扯開老漢）王大叔！別生氣！有話咱還是慢慢說。今天一定會把問題鬧清楚的。

（有婦女及其他羣衆擠過來）

婦甲：村長，你看看有咱家的名字沒啦。

村長：（安定衆人）沒啦關係，寫上也不要緊。不用怕。（向文田）馬文田，這就是你不對

了，你怎的把人家的名字瞎寫上！

文田：是，是徐金貴說的麼。

金貴：（連忙出來）我跟你說過，王大叔不會肯，你要寫上！

衆人：（罵）真是丟人！……有這號人！

長榮：自己作的罪要自己擔當，拉上旁人也不頂事！

大雄：（忽然叫起來）喂，村長，咱今兒是討論原莊啊還是李家溝的事情？

村長：自然是咱原莊的事情。
老齊：自然是咱原莊的事情。

大雄：（指著農丙農戊）那爲什麼李家溝的人也跟來作甚？難道咱原莊出了漢奸還用李家溝的人來抵罪了？

衆人：（指農丙戊）叫他們講來做啥的？

農戊：都是張店村的地方，張店村公所怎能來？

村長：呵，你們來作甚呢？

農丙：村長，本來沒我們的事，大家權說來保保馬文青，沒甚關係，咱就跟上來了。

農甲：哼，又是上當的！

村長：馬文青作的一些甚嘸事情，你們知道不知道？

農丙：我們聽見的跟剛才衆人講的一樣，別的不知道。

衆人：不知道你就來保！……

村長：告你們說：政府決不會隨便冤枉人的，馬文青現在是不是漢奸，政府真還要問；是漢

奸呢，你們來保也沒啥用。不是漢奸，不保也沒事。

農戊：我們只說爲了人情，漢奸不漢奸，誰敢担保？

老齊：以後作事可不教馬馬虎虎，事情先要鬧清楚，這回你們不要怕，沒啦甚關係。

成丙：村長，那不管咱的事，把咱的名字勾掉了吧。

村長：沒甚關係。

大雄：金貴，你看看人家，你還保不保？

長榮：呢，金貴這人實在老實，也是上人家當了。

金貴：村長，我也不保了，我只說要回去割麥子，別的事情咱不管。

農乙：村長，我也不保了。

村長：二旺，你呢？

二旺：我也不保了，我是一時擦不下情面跟來的。政府按情斷理是不會錯的，也不用着咱保。

文田：（急了）呢，這保狀是大家寫的，大家要來的麼！

炳樹：大家來了不能這樣不負責任嘛。

農甲：叫你外甥保舅舅，自己家保去罷！（衆笑）

文田：大家出的主意嘛，不能把書都捺到我老二頭上啊！二旺，你要憑良心……

二旺：着急的還不就是你馬家？

文田：你不是在旁邊看風出主意的麼？

烟樹：（不顧一切指撥農乙）提出假維持的可不是你。

農乙：（急了）那還不是你們馬家逼的，把話遞到咱嘴頭上叫咱說的。老大發了皮氣，你老

二在一邊說冷話！叫衆人說。

金貴：（同情的）可不是！這說的一滿都是實情話。

文田：（向乙）你怎胡扯害人！

農乙：我怎胡扯？害人的倒底是誰呀？（互相爭吵起來）

大雄：哈，羊肉包子朝裏臭！自己兒吵開了。

（衆人亂哄哄：「啊，自己個吵吵！」「吵罷，這才是熱鬧！」都是馬家搗的鬼！」

.....

文田：（跳起來）天地良心啊，良心要緊，不能把害蟲栽到咱我馬家頭上啊！村長！

（亂哄哄一片）

衆人：——誰不講良心！——你有良心，差點害了衆人哪！——丟人敗姓！

村長：（在嘈雜聲中提高嗓子喚）大家不要亂了，衆人不要吵囉！

老齊：喂，咱們是民主討論嘛，不要亂吵，誰有話誰說，誰有道理誰也講，一個個的說。

（一邊安撫文田）你不要急，聽大家發表意見，問題不會不鬧清楚！你急有甚用？

衆人：——（舉手的，叫的，爭着要說話）我先說！我說！……

桂蓮：（直到此刻站了起來，在人叢中說）咱先說！

婦女們（讓出桂蓮來）叫桂蓮先說吧，桂蓮先說！

衆人：（看是桂蓮）對，讓馬家的人先說！

桂蓮：（走出來，面對着文田）大！咱們不要把過往人家身上推，虛土是打不起牆的。這件事……

事……

文田：咱馬家待你不薄！你不要着昧良心害你二大呀！咱家裏這份產業將來還不是你們倆口子的，我們又帶不到棺材裏去……

桂蓮：你這說的是甚話呢？……大憑良心說，是我害了你們還是你們害了我？咱在你家裏，什嘴氣沒受過，不過這一回咱可不能受了，還是咱全村的事！（胡庭放急急趕來，上）

文田：（還想阻止）你不娶……

桂蓮：明明是我二叔拿了雞蛋去販店找那個漢奸常擺那去認牛，後來鬧來了替敵人宣傳，叫大家到咱家裏，哄呀騙啊，叫大家回去維持，這都是我親耳聽見的……

文田：你這死媳婦瘋子！村長，神胡說啊。

長榮：（喚叫道）衆人都聽着，他還搗上雞蛋到據點里去哩。

衆人：（又一起吵了起來）——哪！咱還不知道哩。

——叫他說，到據點裏去作了甚？（一擁而上）

庭放：（出來站到文田面前）衆人聽我說幾句，文書這個、我是知道的，他真是捨不得那兩條牛，到據點認牛去了。人是個好人，當漢奸我看還不會。怕是受了敵人的騙了。

村長：哦，胡老先生，你也是來保他的是不是？

庭放：噯，我是來保他的。

大雄：衆人都不保了，你還保咧？

庭放：保我還是娶保的。夜兒他們在那裏商量回去割麥子，我也在嘛，我還勸過他們呢。

他這兩天就是入迷了，捨不下那份產業，只想闖去。

文田：（連忙連點）我表舅說的這是實情！

大雄：你能包住他不當漢奸了？

庭放：是不是漢奸，政府自然會鬧清楚的，共產黨是不會冤枉好人的。

村長：對！大家看還有甚麼意見，大家說吧。

金貴：（站出來）是不是漢奸咱不知道。他對我是說過這些話，闖去包險能割麥子，敵人不

要支應，咱政府麥子沒啦收闖來就要負擔了。

農乙：金貴不闖去，他就說抽金貴的地，還說咱要交救國公糧，他一定要春荒的借糧！

大雄：咳，還壓迫人咧！

長榮：二旺，他老二對你說些甚麼了。

二旺：他，他和我說過：拾收不算話，搶闖來也落不到咱手裏。搶收隊要分下一半。

長榮：這真是謊言！誰也沒啦規定這個辦法！他有意破壞咱拾收！

長榮：馬文田一直對春荒借糧也不滿意，說甚麼窮鬼們逼他三斗五斗從審裏都把糧食請走了，

這回拾收還能落下個甚麼？

農甲：春荒借糧是他答應的嘛，我們有機會作保，拿半分利，給他寫下借約保證收下糧食一定還他，還請他坐過上席，他如今怎麼賤賤了，誰逼他來？

衆人：——叫馬文田說說這個道理！道理！

文田：（無可奈何）咱也是一時糊塗，聽了這老二的話了。

民兵甲：老二已經押回來了，叫老二出來對大家說！

衆人：（齊聲）對！那就老二出來給我們說說，叫馬文青出來——（喊聲一片，村長和老齊在

一旁商量）

農甲：（舉起拳頭叫口號）要求村長把馬文青拉出來。

村長：喂，大家靜一些，馬文青在後邊已經悔過了……

衆人：不行，不行！叫他出來。（村長和老齊又商量一下，村長進內去）

老齊：好，大家不要喊了，村長已經進去了，不過，等會馬文青出來，大家還是要安靜一

些，大家講道理！

衆人：——這種傢伙還對他客氣！——破壞咱搶收喇嘛！……（村長從裏帶出馬文青來，後

面跟農甲國棟）

大堆：（擁到前面）看，這就是剛來破垣搶收，給敵人作宣傳的馬文青啊！

衆人：（喊叫）——漢奸！漢奸！——公審他，——叫他講！……（往前擁過來）

村長：（攔阻大家）衆人不要這樣喊叫。馬文青不是個漢奸，在後面已經承認錯誤了。衆人先不要吵。（衆人紛紛議論，懷疑）大家不要吵，咱回頭再討論這件事，現在，咱先請張店鎮的侯老先生給咱講講話。他是前晚剛從張店逃出來的，願意把那裏的情形跟大家講一講，有人還想回去維持哩，你們聽聽張店成了啥樣兒啦！

侯棟：親鄉們！都認識吧。（衆點頭）前幾天晚上，多虧咱們隊伍襲擊張店的時候，咱拚上這條老命逃了出來。唉，真沒啦想到啊，我老漢今天還能給大家見面！咱張店沒趕上轉移出來的廿幾戶人家，現在全完了，鬼子三天兩頭的逼呀打啊！就拿我老漢來說吧，我幾年的存糧都給鬼子剝了，還把我個獨生兒子捆了去，叫我拿糧食去贖，到現在死活都不知道！我六十幾歲的人了，整天都是嚼個糠窩窩，哪裏還有糧食啊！我活到這樣大歲數也沒過過這樣的年月，那個漢奸常振邦，還逼我出頭維持，想騙大家回去割麥子。這都是咱隊伍民兵遊擊隊把鬼子圍困得沒收辦法，想出來的毒辣辦法啊！親鄉們呀！真維持也罷，假維持也罷，維持嘛，就

是要給敵人負擔支應麼！衆人要明白，這是敵人的圈套啊，怎能不要支應呢？千萬不敢上敵人的當啊！財產是好，家業誰掠得下。無奈鬼子就是逼得你家破人亡嘛！張店的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衆人千萬不敢從火坑裏跳啊！（聲淚俱下，全場黯然。）

村長：（連忙扶着）侯老先生，你歇歇，不要難過，還是到裏面歇歇去。

農甲：（恨恨地）馬文青！你聽聽！你還說敵人不燒不殺！

金貴：差點都上了馬文青的當了。早知道，麥子就滾球了也不闖！

長榮：對了，割麥子還是要靠咱自己麼。

大雄：炳樹！你還闖不闖？（搖晃着身子走過去）咱跟你一起闖好不好？

炳樹：咱先前二心不定叫二鬼說活動了，如今咱也不闖了。

二旺：咱死在外頭也不能闖！

老漢：這才有志氣！馬文青，你聽聽人家說的是些話，你闖來說的是些啥？你差一點把衆人

都害了。

大雄：對！這號人不能聽過他！

衆人：（又掀起一片憤恨）要求政府嚴辦馬文青！……對！不能饒他！……細起來！……細起來！

村長：（大聲，極力平抑）衆人別吵，聽我說：馬文青剛才被侯老先生勸了半天，他表示要真心改過了。

農甲：靠不住！

村長：他願意在大家面前承認錯誤……

庭放：噯，衆人聽，都是本地人，他也是一時糊塗，要能表示改過也就算了。（羣衆間有幾聲得悔過就可以的，也有主張還是要嚴辦的，爭論不一——）

老漢：我看，讓馬文青對大家說說看！

衆人：對！叫馬文青自己快說……說。

村長：說吧，不怕，說下真心話，能改過，衆人才能原諒！政府也不會難爲你的！

文青：（羞愧，感激）親鄰們！咱實在是一時糊塗，該死，挨不下那份產業，相信了那漢奸常振邦的話，以爲國去真可以割麥子，敵人不會燒殺，不要支應……

長榮：你也不想想，舊社會你負擔多少？這如今咱抗日政府下不是什麼負擔都減輕了，你還

胡想個甚？

老漢：咱這兒要不是生活過得好，爲啥河南一二十萬難民逃到咱根據地來？還有敵佔區的老百姓都到咱根據地來呢？

文青：唉，不想開這些事情，知道敵人那樣毒辣，咱也不會對衆人說那些害人的話了。咱叫敵人關了一個多月，也不知道張店的情形，要不我也不會這樣糊塗！咱是自己打鐵主義了。如今咱真是後悔不及呢！咱一定要改過。

農甲：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文青：以後抗日的事情咱要跟着衆人走哩，咱要是再犯錯誤，衆人要把我怎辦就怎辦好了！

衆人：這還是幾句老實話！——這還差不多！

大雄：那要他寫保狀，保證以後不再作壞事！

文田：那可以，衆人要幾家保就幾家保。

農甲：（不贊成）那不行，他差點把人都害了，不辦他一下，還有人不知道利害哩。我提議要用禁閉！

（衆也有附合的：「贊成：要用禁閉」縣長自婆院出）

村長：呃，衆人聽我說：關於這個問題，縣長還有話說哩。

衆人：——啊，縣長來了。

縣長：剛才我來了，有事沒暇來看大家。你們討論馬文青的事情，我已經聽老范說了，成績很好！這表示大家對漢奸活動的警惕性很高，不過馬文青確實不是漢奸，只因為一時糊塗擦不下那份財產，咱政府是寬大的，歡迎他改過，可是以後他還要作蓋壞事，那不要說衆人不依他，政府也一定要嚴辦的！

衆人：（心服地）對！

縣長：我告訴大家，回去維持還是漢奸行爲，政府法令也不能容許！敵人放謠言，說不要支應不維持，這是騙人的！剛才侯老先生講的衆人都聽見了，我再告訴大家一件事：最近咱還打下敵人一個搶糧的計劃，敵人要在我們山西省搶多少呢？要搶一千萬担！在咱屯留縣就要搶十五萬担！光張店就要搶五十萬斤！如果我們回去，糧食就會全落到敵人手裏了。

衆人：——敵人狗入的計劃大咧，好毒辣！

——以後不管敵人有些甚麼鬼計，咱再不會上他的當了。

縣長：對！這很好，不回去我們不是可以把麥子搶收回來呢？可以的，我們有軍隊，游擊隊還有民兵，可以把敵人圍困住！八路軍是不惜任何犧牲來掩護大家搶收的，只要我們有組織，組織得好，我們包險能把麥子搶回來。

農甲：沒啦問題，咱的鐮刀已經磨得快快的了。

大堆：地雷也都準備好了，單等埋到敵人據點邊邊上，鬼子出來就叫他坐飛機！（衆笑）

長榮：噯，這兩天讓馬家的事就湊了，沒啦好組織哩。

縣長：（笑）現在組織起來還不會晚。我還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政府爲了轉移出來老鄉們生活上多少受了些損失，有些困難，因此政府決定沿臨屯公路轉移出來的人，今年夏徵全免了，汽路兩旁的五里以內也減免三分之一！

老漢：（連忙）呢，只要把麥子搶到手，咱一定交！（向衆）咱不交咱隊伍還能不吃糧了！

金貴：（感動地）對！那還能不交！今年遭了春荒，政府軍隊吃不飽飯，還節省下糧食來救濟咱，如今把糧食搶到手，還能讓咱政府和軍隊餓着肚子辦事嗎？咱老百姓跟八路軍就是一家人麼！

衆人：對！金貴這話對！

縣長：對，老鄉們，正因為黨政軍民都是一家人，所以政府不但免除了轉移出來的老鄉的負擔，我們還要保證繼續給大家解決困難，只要大家一條心，把敵人圍困下去搶收一定會勝利，敵人一定會被咱趕跑。

（衆歡騰地鼓掌）

村長：喂！我還有個通知。搶收的問題，開會有些人沒敢來，有的來了又心不定，沒聽到心裏去，現在我們要組織起來，後溝別的地方也來幫咱搶收，離汽路遠一點的汽路邊上，晚上有咱隊伍掩護搶割，離汽路遠一些的，每天由互助小組，哪裏先熟先割，割了就打，打了就藏！搶收回來的麥子，誰的歸誰，有錢的開工錢，沒錢的還工。窮人抗屬優待，大家幫忙！互助小組今天黑地還要開會討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希望衆人有就提！聽清楚沒有？

衆人：——聽清楚了！

——對，咱們好好組織起來，好好討論……（大家都充滿了信心，一片歡喜融洽的嘈

雜聲中）

（幕下）

第四幕

時： 接上幕第三天午夜以後

景： 同第一幕

幕啓： 民兵放着哨，二旺、克祥、農民乙、丙、丁、戊在場，有的坐在山坡上睡着了，身邊還放着鐮刀繩子扁担之類，下弦月掛在半空，遠處有零落的槍聲。

農丙：（打了一會瞌睡醒來，抬頭望望天）啊！今天一夜又不行了，天都快到下半夜了。

農戊：是不早了，北斗星都快倒下去了。

二旺：唉，兩夜了，咱是一顆麥子都沒割成，真倒運！（歎嘆息）

農丙：夜兒敵人在汽路邊上來圍搗了一夜，咱們民兵小組還能下去把山坡上的麥子搶回來一些。今兒天一黑，敵人就四處放上哨，這汽路邊上的麥子也割不成了。

農戊：夜天晚上，汽路上敵人的汽車，一夜都忽隆忽隆的響，怕是敵人又增兵了吧？

克祥：張團長把隊伍帶走了，敵人倒增兵咧，我說咱現在人少，不頂事，路汽邊上的麥子沒指望，早點圍家吧，你們一定要等，真是……

二旺：你要圍，你圍麼，誰攔你咧？

農丙：克祥再等個一陣，桂蓮不是跟刺麥隊下去了，縣長，村長，老齊親自帶上民兵小組到山下去看情況咧，咱再等個一陣。

農乙：你聽，一夜嘩喇嘩喇的槍聲就沒有斷過，還有啥球指望？

民兵甲（對山下喊）誰？

（下有婦女碾聲，婦女甲乙上）

農丁：（醒來）啊？是誰來了？縣長他們回來啦？

克祥：（向婦乙）李家，你上來咧，桂蓮呢？

婦乙：桂蓮跟王大叔炳樹他們下去了，咱到山坡，聽得敵人打槍，嚇的沒敢下，等個一

陣，他們沒閤，咱就先閤了。

克祥：（又急又氣）唉，這人真冒失！男人都不敢下，她還往下跑，非擄下亂子不可，真把人氣死！（又坐下）

二旺：（聽見克祥咕咕囔囔，不耐煩）你家麥子都割下一半了，你還着急：那咱就該上吊了。

農丁：二旺，少說些喪氣話；咱老楊也是幾夜都沒睡跟咱想辦法哩。

農丙：敵人增兵別嘛，說聲要掃蕩，還有個什麼辦法？咱要再轉移過十天半月，麥子爛也爛球在地裏去了。

農乙：要咱怎活了，咱一家老小張着嘴等吃的哩。

婦甲：誰家不是等麥子吃哩。（衆嘆息）

（民兵喊開口令聲，少頃，桂蓮炳樹，金貴和其他幾人上，有人垂頭喪氣，把扁担一擡，炳樹拈了一小捆麥子）

克祥：啊，可回來了：炳樹怎樣？割了半夜就割上這麼一捆麥子？

炳樹：不行，汽路邊邊上割不成，到這兒有敵人的哨，到那兒也有敵人的哨，還沒割上，

子彈就在頭頂上噓噓兒的飛。

金貴：還是大雄有辦法，數他割的多！

農丙：狗日的敵人非打不行，不然的話，咱也不要打算割了。

炳樹：咱家還有一大半沒割呢。

桂蓮：你不要人心不足，還有人一顆都沒割上咧。

克祥：（向桂蓮低聲）回吧。

桂蓮：你要回，你先回去，我還等個一陣，看還有啥事沒？（村長，王老漢上，村長走向羣

衆這邊來）

村長：衆人怎還不回？回吧，時候不早了，回去好好歇歇明兒晚上再準備搶收。

桂蓮：大叔，大雄他們的還沒回？

老漢：大雄他還想去割麥子，長榮還在勸他呢，咱不用等了，先回吧！二旺，炳樹走（誰也

不想走，坐在那裏不動）

炳樹：瞧，待會人家都割回來了，咱就割上這一點回去，咱可不甘心。

金貴：那咱們再大伙下去怎樣？

（有附和，衆人——對，物入的咱再下去翻！）

村長：你說什麼？你還是干啥呢？能割，縣長還叫衆人闖來？誰都要聽指揮啊，可不敢再吵吵，還是趕快闖家吧！

（衆人勉強站起來走，炳樹走下一步，又坐下了）

炳樹：咱不走，再等一陣看看。

老漢：走吧，呃，搶收，誰還能天天一準搶到手嘛！（馬文田上）

文田：你們呆了半夜，怎才割上這一點……

克祥：從前麥子沒黃，說搶收咧，咱隊伍也還在嘛，可這會麥子黃了，敵人也增加了，隊伍倒走了。

村長：（今天晚上不知解釋多少次了，）打仗，誰還能把握住情況不發生變化，再說呢……

桂蓮：咱根據地大喇嘛，咱隊伍還能就留在咱這一個地方？

二旺：（正是一肚子沒好氣，聽到桂蓮這種解釋）對，咱該倒運，正巧沒指望上。

村長：（忍住氣）二旺，你少說這些怪話，能割誰還能不願往闖咧？

老漢：（向二旺）這會兒說這些做什！縣長還嫌夜都沒睡，東跑西跑，就是想辦法搶收

麼。

文田：克祥，桂蓮，咱倆，還呆在這裏作甚？

克祥：炳樹，二旺咱們闖吧？

二旺：闖還不容易？闖！

炳樹：光說闖也不是個辦法啊！

桂蓮：咱還是闖吧，政府總會有的辦法的。

克祥：今兒不行，等明兒再說，反正是一天推一天。

村長：誰一天推一天，能窮誰還不窮，你們有本事，你們下去剝好了。

二旺：對，咱沒本事，不過你們，說過一定能搶收——

村長：（實在忍不住了）你要怎樣？你說？……

文田：村長，你不要動火！

老漢：你們這些人說話就沒有底子，總是自己有理？

縣長：（帶了一個民兵上）老范，作什咧？

村長：好好勸他們回去，倒說些惡話傷人！

縣長：（走過來慰撫地）呢，大家這幾天都受熬啊，兩夜沒睡，麥子也割的少，把人鬧火啦！可不耽阿，咱自己人嘛，有甚事慢慢商量。一家人不說兩家話麼，生氣也不頂事。王大叔，你說是不是？

老漢：可不是。（長榮急急忙忙從山下跑來）

長榮：縣長，大雄這個人實在冒火，誰說也不聽，他又帶上人到汽路邊上割麥子去了。

縣長：怎麼不攔住他們。

長榮：那個牛皮氣，老齊攔也沒攔住，他一定鼓動小組要去，怎說也不行。

縣長：這不行，敵人增兵了，不能割還能硬割咧？（果斷地）長榮，你去告訴老齊，收割隊馬上都撤回來，就說我說的，誰也不准去，叫老齊領回來，再叫老齊告訴二連長，天明了，敵人萬一要出來，堅決打，攪着犧牲也要和他幹。

長榮：對！（跑下）

縣長：（轉向衆，安定大家，微笑）衆人可不敢性急，要知道，照大雄這樣幹法是很危險的。搶收，搶收，是從敵人手中搶麼：我們要搶敵人也搶，就是要大家多想些辦法，少受些罪哩！

金貴：只要把麥子搶回來，受罪倒不怕。

桂蓮：頭裏人們都是發急了。

縣長：（同時又怕羣衆洩了氣，鼓勵地）汽路邊上的麥子我們一定要割回來的，大家不要洩氣，敵人總是不讓咱割，咱一定要想辦法割，一次不成再來一次，這就是鬥爭嘛！就是要和敵人搞到底，看誰厲害？越是到了困難的時候，大家就要咬緊牙關，直硬着頭頸子，熬下去！剛才老范對你們說過了，咱隊伍很快成……

村長：（笑了）該死，急躁一陣，咱忘記說來。

縣長：你沒給大家說？剛才張團長給咱送信來了，咱隊伍已經在大前晚上一氣就把余團那三個據點打下來了，隊伍一半天就回來！

（衆人立刻興奮起來）

金貴：余團那三個老王八窩都搗球完了。

農乙：（興奮地）啊，看咱張團長回來結結實實的騎他狗日的敵人！

縣長：（微笑）你們衆人還要這樣想麼？無論到什麼困難的時候，咱政府跟軍隊還能把你們放下了？咱隊伍一半天回來，搶收汽路邊上麥子是沒問題的，現在大家還是回吧，好

好做做，再跟敵人幹！

衆：對，闖吧！（下）

村長：（疲憊地）呢，這些人真難辦，有一點不隨心就埋怨人。

縣長：（安慰地）同志，你不要急躁！羣衆麼，就是看眼前的利益嘛，割不上麥子，他着急咧就來發牢騷。不對咱發，他還能向誰發去？你要這樣想：羣衆要給你吃麼，你不吃他要按（硬）着吃吃；羣衆不滿意，他就要埋怨你，這就是一家人的表現麼，共產黨是要處處爲老百姓着想，咱就要耐心多解釋，他們把事實了解了，也不會有啥的。

（老齊、大雄、長榮、民兵及農民甲等數人上）

大雄：（一邊嚷）我就不信，老子下去拚掉這條命不要，看能不能割上！

老齊：你那命就那樣不值錢，來不來就說拚。

大雄：不拚，就看爛狗入的把汽路邊上的麥子糟蹋了？

縣長：大雄，人家都不能行。單你一個下去割上那也不抵事。勇氣是好，可要用得對，勇氣要打到敵人，不是亂冒險拚命麼，拚上命自然能下去，可是能不能割上麥子，還不敢保險，就是割上一担麥子，你拚上一條命也不合算麼！

長榮：縣長這話可說的對！

縣長：如果能割的話，怕衆人受到損失，那會咱就一定會豁着命去幹的！現在咱還是不要去冒險，反正咱隊伍一半天總要團的。

大雄：隊伍不同怎辦？咱不能看着麥子讓敵人糟蹋了。

農甲：那邊用說！老子就是一火把麥子燒球了，也不能留下一顆糧食給鬼子。

衆人：對，就這樣幹。

縣長：這也還是到最後實在沒有辦法的辦法，咱主要的還是要想辦法搶糧。

老齊：不過，咱這老等也不是事，消耗咱自己的精神，明兒叫收割隊到後溝去，哪裏黃了，

那裏就割下，白天割，黑夜敵人放哨，咱就不打那割的算盤了，領着游擊小組，多掙上幾手榴彈就成夜給他幹！

縣長：這倒是個辦法，民兵游擊小組索性就還分散些，跟他打麻雀戰，反正夜裏敵人不敵跟我們轉山頭，白天還是集合起隊伍，他出來就跟他硬拚。

民兵甲：（急上）報告！剛才我們撤上山的時候發現溝裏好像有大股敵人出動。

縣長：怕是敵人撤哨吧。

大雄：不會還沒到下半夜咧嘛，

縣長：怎麼游擊小組沒有發覺？

老齊：糟糕，或許太累了——別睡着了才該死？

村長：不會是咱隊伍回了吧？

大雄：隊伍回來不能走那條路，啊，長榮走，咱下去照照！

縣長：對，你們下去看看，看情況馬上回來報告我——呢，可不妥冒失啊！

大雄：對！（與長榮下）

村長：咱趕快去通知各村集合民兵掩護轉移吧。

縣長：不忙，等大雄他們把情況搞確實再說，老齊你讓他們到連部去歇歇，不怕，下面還有

咱游擊隊警戒，敵人真要出動，總還能頂住打一陣，有情況再通知大家好了。

老齊：是！（向農甲數人）走，咱到連部去歇個一陣（農甲等下）

縣長：老齊（齊又返身，縣長低聲）可能是咱隊伍回來了，所以你們莫急躁，好好安定羣

衆。

老齊：對！

村長：啊，看咱隊伍回來，好好打他狗入的（偵察參謀上）呃，誰？（偵察應了一聲）偵察

參謀來了。

偵參：縣長在這兒？

縣長：哦，你來了，團長呢？

偵參：怎麼，團長還沒來，他叫我到這裏來找他的。

縣長：隊伍都回來了。

偵參：都回來了。

縣長：同志們都很疲勞吧。

偵參：不，昨天隊伍就轉移到羅村，今兒休息了一天，聽說要打張店，同志們都復興奮。

村長：（驚喜）怎的，咱隊伍要打張店？

縣長：不要嚷，我們馬上要把羣衆組織起來，你下去跟老齊計劃一下。

村長：對！（下）（團長與特務員通訊員上）

縣長：誰？

團長：老楊！

縣長：（興奮）老楊，你回來辛苦了。

團長：（笑）辛苦倒沒有什麼，打了勝仗就好嘛（向偵）怎麼樣，前面情況有什麼變化沒有？

偵參：沒有，就是今天晚上敵人又運走了一批東西。

團長：（很高興）我們來得還不晚！地形偵察怎麼樣？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接近？

偵參：今天天一黑敵人就到處放上哨，民兵又常常下山襲擊他，所以警戒很嚴，不過我帶了偵察班四處偵察了一下，看情形敵人靠張店汽路東邊的警戒是比較鬆懈！

通訊員：（上）報告，隊伍都已經到達了。

團長：通知各連長把隊伍好好隱蔽起來，各連長跟指導員來了沒有？

通：馬上就來。

團長：好，去吧，催他們快些上來（向偵）他當然是防着我們從這邊北山上搞它！地形還沒有什麼，我們這個團在張店住了這樣久，周圍地形都摸熟了，要在那裏打他就在那裏打他！不過，敵人警戒太多倒是問題。

縣長：昨天敵人在汽路上的流動哨來回搞了一夜，今天這些哨不知道怎樣？

偵參：敵人一般規律是到四點半鐘左右就撤哨，離天明還有個把鐘頭的樣子。

縣長：昨天敵人三點鐘就撤哨了，

團長：（笑）好！老子今兒就要鑽他這個把鐘頭的空子！（各連連長上）

縣長：各連連長來了，

團長：好，我們談一下吧（一齊蹲在樹下圍一個圈）根據偵察參謀今天上午跟剛才的報告，

敵人昨天不斷向東運輸，桌子板凳都拉走了，一面呢，增加少數兵力揚言掃蕩，警戒

很嚴密，有意封鎖消息……

王連長：今天我們便衣團來報告下午敵人還有些空車放過來。

團長：敵人這種現象可能是準備撤退（向縣長）你看呢？

縣長：經過我們一個多月的圍困，汽路不斷被我們破壞，運輸很困難，敵人的政治陰謀跟欺

騙都被打垮了，他們的搶糧計劃就沒有辦法完成，很可能撤退的。

團長：特別是前幾天，我們把他經營了一年多的余凹那三個據點，一傢伙通通給搞掉了，黨

登又被我們圍困起來，張店的敵人就四處不沾邊了，一定動搖得很！所以我們定要

趁余凹勝利以後，堅決給敵人打擊，逼他早些退走，并且趁敵人退却的時候，殲滅他

一部分。

(作戰參謀急上)

作參：一號在那裏？報告，參謀長來信了（信給團長）通訊員講，戰士們的情緒很高，都說只等敵人退到那裏，一定殲滅他一部分，拉他的大炮。

團長：（用手電筒照着看信，看畢）好，現在參謀長和政治處主任帶領的隊伍已經在十一點半鐘，牛王廟以西，進入伏擊陣地了（打開地圖攤在地上，手電筒照着，衆連長圍在周圍）準備殲滅由張店撤退的敵人，我呢，就帶五連三連在敵人撤哨以後跟踪前進，突然襲擊張店，如果敵人撤退就跟踪追擊，配合參謀長伏擊，如果敵人不退，也給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向縣長）你意見怎麼樣？

縣長：好，就這樣吧，二連是不是還留在這裏？

團長：二連還留在這裏邊掩護我們，從這裏襲擊張店的隊伍在三點鐘到達張店以東五百米遠那個高地獨立大樹下面集結（指地圖）你們看清楚了沒有？我跟一連前進，好，大家回去，隊伍就現在的秩序繼續前進，現在大家把鏡對一對，現在兩點一刻（大家對鏡）我們把記號規定一下，四點鐘開始攻擊，放兩個紅的信號彈是停止，兩個白的信

號彈是撤退，統統把白手巾綁在左臂上，特別口令問「進攻」答「張店」搞清楚沒有（各連連長：搞清楚了）你們應當特別注意黨紀律和俘虜政策，戰時政治工作應該按政治處主任的指示執行，大家動作要快些，絕對注意不要被敵人發現了哦，（各連連長下）

偵參：沒有什麼事了吧？

團長：你說是偵察班到前面去，嚴密監視敵人，一方面繼續偵察敵情，隔一點鐘把情況來報告一下。

偵參：是！（下）

團長：（向偵參）你寫個信給參謀長，聽到張店戰鬥開始，立即進入伏擊陣地，準備敵人撤退無過那裏的時候突然衝鋒，並且防止敵人從東邊屯留的敵人增援，要堅決阻止他們！

（村長及老齊上）

村長：啊，這狗入的鬼了兩天，今兒可要結結實實的打他一頓！

老齊：真沒想到隊伍回來的是這樣快，張團長！

團長：（笑）我們剛打下余凹，說休息兩天再回來，就接報情報了，起先以為敵人真要搶收，後來才曉得他增兵就是為了撤退，怕我們打他個措手不及！

村長：怪不得昨天夜裏敵人的攔動哨在汽路上溜了一夜，汽車也呼囉囉響都還以為敵人要增兵了。

作參：信寫好了，你看吧！團長看）還有什麼事沒有？

團長：派一個通訊參謀帶上電線把電話接上，別的沒有什麼事了，好！就這樣吧！（在信上簽字交作戰參謀，作參下）

村長：狗入的鬼子想開小差，倒給哨隊捉定了。

縣長：先下手撻他一傢伙也好，不然的話，敵人退走時候一定要大破壞一下。

團長：（一切置置停當，有把握，愉快地）那是當然，我們八路軍打仗一向就是爭取主動，這一次他一退，兩頭一夾擊，可是要打個漂亮的伏擊！

縣長：我接到你的信，叫二連派一個排配合游擊大隊埋伏到河神廟一帶去了。

團長：要得！最好還馬上通知沿途游擊小組民兵小組沿途打，（笑）這才是叫做來時招待不週，去時夾道歡送，到處打他個落花流水！好，我到前面去看看，有什麼事到指揮所

取聯絡，你們要看到有一個煙火，那就是敵人撤退的信號，那時候你們再下來吧，後面的事情你組織一下吧！（下）

縣長：老范！咱馬上動員大家組織一下。

村長：（興高采烈）好你啦，衆人想開去都想瘋了，還要個啥動員呢？

老齊：還是要組織一下，担架隊，平糶隊的，準備作飯的，事可不少哩。（大雄，長榮跑上）

大雄：啊，縣長，是咱隊伍回來了！

長榮：咱隊伍一氣把余四都打下來了。

縣長：你們來得正好……

大雄：（性急地）我，我下去跟上隊伍走吧。

老齊：呃，等一陣先把民兵召集起來，把任務分配好再下去！

長榮：趕快吧，趕快分配任務！

縣長：大家不要急，老范，就是因爲衆人老想開去，你不組織一下，一會兒誰也只顧往家跑，非亂了不行，我看民兵要注意搜查武裝漢奸，老人和婦女都還留在山上，搶奪

家私，還不忙下去，青年人都還是按原來轉移小組，叫小組長帶着下山，準備救火槍担架的，我要先下山去了，老范老齊你們一定把大家組織好，我走了。（下）

村長：（只急着要走）對，對，咱知道（農民甲及其他數人上）

衆人：隊伍回來啦？咱隊伍在那裏？

村長：隊伍回來打張店了，不忙着，你們這一組趕快準備好繩子扁担，一會同我去擄勝利品。

大雄：老齊，我實在等不得了，趕快吧！民兵都在山下，我們一同下去把他們集合起來，你跟大家講講該幹什麼要佈置吧，走。

老齊：好，你先去集合，我就來，老范，你回去通知各村吧！（大雄老齊下，長榮欲下）

村長：好！（喊住長榮）長榮快回去通知各村叫不要亂了，大家準備好，在村公所等着，我一會兒就來，就說隊伍前兒一打就把余四三個據點打掉了，現在又回來打張店了。

——幕下——

原书空白

第五幕

時：緊接上一幕的兩小時以後，拂曉以前。

地：張店據點以外五百米遠的地方。

景：台中偏右方有被炮火燬壞的小屋一間，僅能從兩扇破牆垣看出一點痕跡，前後都長滿了半人深的野草。左后方有土坡，直伸進台裏，稍前有大樹。右有小道通張店。

幕啓：拂曉前起了一陣微風。月色朦朧，三個尖兵自土坡跳下，轉身向後輕輕拍槍靶，作為聯絡。土坡有團聲後，三尖兵前進向右下。稍頃，五連長走在前頭，一排人隨後跳下坡來前進。再後，團長作戰參謀，老齊，特務員同上。

通甲：（通訊員甲上，低聲——以後所有對話在槍聲未響前都用低聲）報告，隊伍停止了。

團長：（向作參）爲什麼隊伍停止，休息了？

作參：大概是到襲擊出發地了。

通乙：（跑上）報告一號！這裏距離張店只有五百米遠，五連已經到達指定地點。

團長：去告訴你們連長，隊伍秘密集結在那裏，就在那裏停止。絕對肅靜，不要給敵人發覺了。請王連長偵察參謀來一趟。

通乙：是。（右下）（團長向前眺望）

老齊：（遙遙指點）敵人司令部就在後街李家大院子裏，把牆都封了，四面挖了條大溝，裏面還有鐵絲網，一道大圍牆。房頂也都掀了，蓋了崗樓站崗哨兵。只要能打進圍牆就好了。

團長：我們一定要搞進去！不知道張店還有沒有狗？

老齊：早沒啦了，有幾條狗，民兵游擊小組下去活動，牠咬都給打死，掙到狗入的水井裏了。

團長：那你就把民兵引去配合三連從西邊進街，襲擊李家大院敵人司令部，留少數民兵在這

裏跟一連五連行動。(齊下)

(一連長帶通訊員從樹後上)

一連長：報告一號，一連隊伍到了。

團長：一連到齊沒有？

一連長：到齊了，就在樹後邊山坡下面。

團長：就在那裏好好隱蔽起來，準備戰鬥。(偵察參謀五連長自右上)

偵參：一號在不在？

團長：在這裏，前向情況怎麼樣？敵人增加隊伍沒有？

偵參：沒有，敵人哨都撤回去了，撤哨以前聽見他們在圍子裏集合了一下，又是馬叫又是大

車響。現在沒有什麼動靜，大概睡了。

五連長：敵人給我們遊擊小組，民兵搞了一夜，正是疲乏的時候。

團長：(笑笑)我看，鬼子是準備明天早晨撤退，(向偵)你知道張店的埕子在哪裏？(遙

指)

偵參：知道，就是在張店南街的那個圍子裏。張店就是那一個圍子——鬼子一向就在那裏集

合。看，那有點燈亮閃閃的地方。

團長：（向五連一連長）現在，三連帶領張店的民兵順汽路西邊出發，由張店西邊進街，襲擊李家大院司令部，你們五連就從這里順汽路東邊，從張店後街，先向敵人司令部襲擊；敵人退却，就從北到南的小巷子衝出來，配合三連攻擊敵人！我跟一連前進。如果敵人撤退，就監視跟蹤前進。必要的時候，第一集合場就在這裏，第二集合場就在今天出發的地點。

一連長：（很有信心地）沒有問題，我們一定可以攜下來！

團長：今天能把張店搞下來，那我們的勝利就更漂亮了。好。就一定這樣吧，動作要快一些；一切要按照規定的配說，動作。五連長你還派一個便衣跟三連取得聯絡，隨時把情況報告我。

五連長：是。（大雄與民兵甲乙自由山坡下來）

大雄：團長老齊叫咱到這裏來有啥任務啊？

團長：大雄，你派兩個民兵跟五連長前進，你留下跟一連行動。

大雄：那你們兩個去吧。

五連長：（向民兵甲乙）好，你們兩個跟我來！

團長：（向作參）呃，告訴衛生隊長，帶領衛生員就在那樹後邊山坡下設立棚帶所。（作參

左下）

通乙：（自右上）報告：三連隊伍已經從張店西邊接進了村子，敵人還沒有發覺。

團長：好，叫趕快前進，有情況馬上來報告我！

通乙：是。（跑下）

團長：（向一連長）你們這個連準備好，五連萬一要衝不上去，你們就緊接濟橋！

（一連長退到台左樹後：叫一排長告訴戰士準備動作，戰士們檢查裝備。）

一排長：輕一些！輕一些！

（靜場片刻，只聽見有輕輕的槍砲聲，團長沉默地來回走——一切都佈置好了，但不是一種輕鬆，而是期待的焦急和不安。稍停，猛然響起一聲手榴彈，隊伍進攻的第一聲，隨即槍聲密起）

團長：（好像被打中一下似的跳起來，很興奮）打得好，這次動作還不慢！（會神專注地眺望遠處的炮火）（村長帶領羣衆自後坡下來）

長榮：啊，咱隊伍打進去了！

魯甲：狗入的正睡覺的時候，這會可打好了。

老漢：鬼子作夢也沒想到咱隊伍圍來哩。（衆人興奮得很）

大雄：走，咱到頭前去！

村長：大家不要亂動，要聽命令啊！大雄，老齊已經分配你任務了，你等一會跟一連隊伍行

動嘛，你又亂喊個甚？

團長：（在破土牆邊很不安）怎麼搞的，三連還沒有報告來？（欲右下）

一連長：（阻止）一號，你還是歇歇吧，不要去了。

團長：不要緊，我不累！

一連長你已經好幾晚沒有好好睡了，打完余凹就沒有好休息。

團長：打仗嘛，還管這些？走，我去看看就來，你在這裏照料一下。（右下）

長榮：村長，咱担架隊頭前走吧。

衆人：走走，到頭前去！

村長：（攔阻）戰鬥剛開始，火力還強嘛，你們還是就在這兒等吧，彩號帶下來，你們就在

這兒拾好了。

老漢：咱隊伍爲的誰，頭前衝鋒哩。（炮聲激烈）聽，架一個彩號，就少一個打槍的！

農甲：對，不怕的跟咱先走！

大雄：怕個球！走！

村長：你們怎又急了，喂，各有各的任務麼。長榮，你們担架組頭前走吧。

（團長投着盒子上，後隨醫衛員）

一連長：（迎過去）一號，怎麼樣？

團長：五連打得很勇敢！不過敵人火力還很強，怕一下攻不進去，你趕快回去，準備增援！

一連長：是！大雄。準備帶隊伍上去。

大雄：對！沒拉問題，（取出手榴彈來）

一連長：（回到樹後）一排長，把隊伍帶上來，投彈組，爬城組工兵組的同志們站到前面來，同志們！我們要準備衝鋒了，這一次是爲了保護我們根據地的糧食，無論如何要打好，都要勇敢前進，我要犧牲了，應指導員的指揮！同志們！大家準備好

沒有？

戰士：（大聲回答）都準備好了，我們跟着連長前進！

戰士甲：連長，我是爬城祖的王世勇，我不知道够不够資格，要是我這次打死了，我可以當一個共產黨員？

一連長：好同志！我相信你是可以當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同志們我們都是光榮的共產黨的軍隊，老百姓的隊伍，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作一個突擊手！上刺刀，準備手榴彈，聽我命令前進！

大雄：連長，我路熟，讓咱走在頭前。（槍炮更加激烈）

通甲：（急上）報告一號，鐵絲網已經被我們破壞了；我們已經衝過鐵絲網。三連已經佔領了那個高房子。院子裏還有一個大欄杆沒有拿下來！

團長：快去告訴五連長，好好監視敵人，一連馬上增援你們！

通甲：是！（跑右下）

團長：一連長，五連長已經衝過鐵絲網了，三連已佔領了高房子，還有一個大欄杆沒有拿下來。你們趕緊增援上去！我就跟你們來，張店今天一定要搞下來呵！

一連長：是，我搞不下來，我就不圍來！

團長：好！一定要堅決的搞啊！一連。

一連長：（舉起盒子槍一揮，叫）同志們！跟我來！

團長：（站在土坡上，揮着胳膊，向跑過他面前的戰士們大聲叫道）同志們！要保持你們鎮

鎮的光榮傳統，一定要消滅敵人，一定要勝利啊！……

（一連隊伍衝向右下，桂連羣衆自左坡損米湯下）

桂連：王大叔，咱隊伍打進去沒啦？

村長：一連長帶隊伍衝上去了，包打下啦。

老漢：桂連，你們搶的是些啥？

桂連：咱怕隊伍熬粥，煮下坡米湯。（右方炮聲槍聲更趨激烈）

通乙：（跑上）五連長受傷了，他不肯下來！

團長：不肯下來算了，告訴指揮員好好招呼他，打進去沒有？

通乙：……已經衝進圍牆去了，就是還進不去門……

團長：怎不炸他娘的？（欲向前去，忽然傳來一聲巨烈的爆炸聲）好，炸的好！

衆人：（興奮如狂）；好！鬼子坐飛機了！……打進去了！打進去了。

通甲：（跑上）報告一號，我們打進去了以後；大股敵人衝出來，向汽路方向撤退了，還有
一部份敵人佔據了一間房子繼續抵抗。

衆人：（叫）可不能叫他跑球了！……消滅他狗入的！

團長：（向村長）我到前面去了，這裏的事情你在這裏多照管一下！

衆人：（一擁而上）……團長，可辛苦了，歇歇吧！……咱可打勝仗了。

團長：（笑向羣衆）好！我馬上要追擊鬼子去了，把敵人趕到屯留城再歇吧。（右下，村也

向前去看看）

衆人：……這會鬼子可賠本了，咱老二團可追到屯留城去了，……

炳樹：——可不是，咱隊伍真是跟飛一樣，打完全團一下又撤回來打下了張店。

老漢：我說咱隊伍能把咱妻子搶回來，還有人不相信哩，你們看怎樣？

二旺：沒咱隊伍咱還會不能活了。

村長：（急跑上）噯！你們只顧開扯，各人還有事哩，破壞小組怎還不出動呢？快去！快去！

衆人：對！都忘球了，把爛堡都平他狗入的，走啊！

村長：呃，有體力的人，先去把礮堡裏的軍用品子彈嘍，先揀出來！還有前兒敵人割下一批
麥子也把他揀出來。桂蓮，你們婦女小組跟老人們還在這兒料理一下，有彩號下來你
們好好照顧，王大叔，你們就在這。（邊圍頭囑咐，邊向右下）呃，已經有彩號下來
嘍（陸續有擔架右上）

桂蓮：（向抬担架的人）同志，你們熬嘍，這兒有米湯！

抬担架的：不熬！不熬！你們辛苦吧。（向樹後走下）

（右方喊殺聲還繼續）

一連長：（被兩個戰士架上，昏迷狀態）不要管我，同志們，往前衝啊！（馬文霄文田，胡

庭放等自左坡下）

戰士甲：一連長，一連長！

衆人：啊呀，一連長受傷了。……怎不攔個擔架嘍？

文田：噯，怎麼連長受傷了都沒擔架？

文霄：真是，誰負責嘍！

老漢：我去，我去叫去，（回樹旁後走去叫）

桂連：同志，快放下歇歇等担架隊來了再走。

戰士乙：連長剛才還清醒哩，他說他能走，叫担架抬闊的同志去了，正說啊，自己就昏倒了。

老婦：唉，看這胸口上的血，不給他抹抹，（伸手去取下乾棉袋）這乾棉袋還能吃呢？血都滲透了。（抖一抖掉下一塊東西來，老婦用手接住一看，忽然哭了）唉，我的好同志你們受的啥苦啊！

桂連：咋啦，嘎，你就是有啥委屈咱隊伍說，有的是時候麼，這會哭個甚？

老婦：（嗚咽）唉，咱隊伍是救咱來了，你們看看這乾糧袋裝的是些甚？都是一挖道一挖道胡蘿蔔片哩。

庭放：嘎，人是鐵飯是鋼，這還是衝鋒陷陣的人麼。

桂連：啊，把人都鬧迷胡了，咱煮下些雞蛋呢？

婦女：……對對！嘎！（紛紛取出雞蛋）同志，吃吧（遞給戰士）

戰士：咱不餓，你們留下自己吃罷！

老婦：吃罷，有鬼子糟蹋了，還沒有咱隊伍吃的？

文田：吃罷，不是你們，咱這會還能回張店割麥呢！

老漢：（與担架上）担架來了。（大家幫忙招呼把連長抬上担架下）

（大雄一邊吆喝著，押着日本顧問官上）

大雄：（叫喚著）呃，呃，那部份敵人全給咱隊伍消滅了，還捉了一個活的來啦！快看！黑

狗子（註）說，這個鬼子還是專門計劃來搶咱糧食的什麼顧問官哩。（聚眾一擁兩

上）

衆人：（仇恨地）殺了他狗入的算子！

——然也落到咱手裏的一天……

老漢：（一下衝過去抓住）好！咱可要給咱二春報個仇了！（戰士攔阻）

大雄：（攔住大家，大聲）呃，可不敢，能殺我還不早殺球了？團長說咱有優待俘虜政策哪

可不敢胡來！

文青：那個漢奸當叛邦呢？

大雄：中了咱地雷炸死了。

文青：老天有眼，炸得好，炸得好。

（忽然，一片大火閃爍；一羣戰士羣衆抬着子彈箱，軍用品，勝利品，麥子捆，打着火把上）

（在羣衆熱烈的聲中，縣長自右山坡上）

縣長：老鄉們，張店的敵人叫咱八路軍給打跑了，現在我們的隊伍追擊敵人去了。敵人想搶咱的糧食，餓死咱的百姓和軍隊政府，想搞垮咱的根據地。可是經過咱一個多月的圍困，他還是沒拉攏到手！這都虧共產黨領導得好，這都是咱老百姓，軍隊跟政府一條心鬥爭的結果！現在大家好好準備。安安生生團去收咱的糧食！

（羣衆歡呼聲中，幕下）

（註）敵後人民稱偽軍爲黑狗子。